

中宗大王實錄

第五十五之六

0194030
nc128



194230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五

八月戊子朔兵曹啓曰平安道癘疫死亡者多故曾命抄送入居以

充其數今見入居人數則只二千六百九十七而癘疫死亡者多至二

萬二千三百四十九是入居者固無以充其數請以入居者多置要害

邊郡其內郡則斟酌減送何如且十月入送則所徙之處發程日期不

可不預諭請與大臣共議傳曰邊郡加入居及定處事兵曹自當與大

臣議為癘疫寢息與否及入居日期已下書本道待其回報處之為當

臺諫啓前事憲府獨啓曰學宮奴婢自祖宗朝勿令他役為學宮

也西學婢子頓伊南學婢子實母以下人在關內請命出之傳曰婢子

則不入大內然問于各官若果有之當還下餘皆不見○傳曰近以暑

熱不御經筵明日當御朝講○今羅道觀察使洪景霖以道內全州

府品官前縣令鄭考石等五十餘人等狀馳啓其略曰本府則不與

他州同乃我太祖璿源毓慶之地而南高北虛氣脉洩焉故名其

鎮山曰乾止山而又築堤名曰德津創寺曰乾興其西又有小山名曰可

連俱載輿地勝覽禁樵禁耕其來已久至廢朝內鑿綠珠其乾止山內

外渠德津堤盡為所伐開墾反正後如舊還陳矣而其後晉川府院君

柳順訂以功臣田例受起耕 御鄉鎮山終至濯濯一邑人民扼腕痛

似伏請依舊禁耕還陳以培 璿源毓慶之地啓依允而柳順訂功臣

田令該曹磨鍊充給可也(己丑) 御朝講大司諫南世準啓前事執

義曹漢弼亦啓前事且帝李思鈞史臣曰初趙光祖等被竄思鈞入為

副提學力陳光祖等為 宗社計而無他邪心至是臺諫論適漢弼曰

連年旱灾今年則尤甚此正上下遑遑恐懼以備救荒之時也而略無

警懼之意與尋常時無異請數與大臣同議以盡救荒之策以示軫念

民生之意 上曰近果灾變不絕而兇荒莫甚上下非不憂懼設局及減

租事再議于大臣大臣謂賑恤之局不宜設也然別為賑濟甚當漢弼

曰非但京畿平安咸鏡兩道水灾尤甚癘疫死亡之餘已無生理而

三道農事雖偶然不食者居三分之二請為各道別設賑濟之局與戶

曹相議俾無遺策 上曰兩界果水灾尤甚而癘疫不息救荒之政益

不可緩也世準曰如此旱荒時司饗院二三日所用之酒多至六十餘

瓶請一切減省 上曰闕庭用酒如奉使往復之際果多用之矣但此

非宴飲又有爵數故依舊為之然斟酌節用果為當矣○傳曰闕內采

往賓客用酒事夏則雖不用可也冬則服藥之際不可不用其令司

饗院或計數用之或堂上以上用之然若待從之臣往來者不可例以
堂下官而不用也○憲府啓曰平丘驛子與其日守相訟田畝曹繼商
買得頃者驛子以誤決呈訴于本府改分揀事府已行移其所言及之
事豈可為道主繼商為京畿監司而決之乎前亦為觀察使以此見適今亦適
之傳曰定之○判義禁府事張順孫李符知事尹殷輔啓曰鄭坦等以
香室祝紙偷取事被囚刑訊已久其罪狀前已盡啓雖承服不至死罪
而此人忍杖至十八九次不服敢稟傳曰買紙者比自告偷賣之事不可
不取服也忍杖不服者恐服則別有他罪也雖曰紙幅關於神所次
數雖多其加刑訊然後取服照律可也○王子茂山君惊卒成宗大王子也
命停三日朝市賜賻米豆并一百石紙二百卷正布六十匹白苧布白
木絲各十匹水絲紬五匹石灰六十石真油一石真末一石清蜜十斗
○傳于吏曹曰都承旨金克愷以嘉善久為承旨其以克愷為工曹參
判承旨等次次遷轉直提學黃孝獻資級雖未及焉以直提學前有超
授者其以孝獻為承旨弘文館亦次次遷轉○以申鏞為京畿觀察使
申公濟為吏曹參判金克愷為工曹參判趙舜為同知中樞府事黃孝
獻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鄭應麟為弘文館直提學沈思遜為典翰姜顯

爲副校埋○日左有弭夜巽方雷動○黃海道信川安岳文化載寧鳳
山海州延安白川平山兔山谷山瑞興瓮津康翎江陰等官旱乾且虫
命行醮祭○辛卯傳曰量田事致令改量重困民力至爲不可固當推
其巡察使敬差官矣而只以經赦不可加罪欲以其時之官還遣改量
是亦不可其遣他巡察使及敬差官使之改量○壬辰戶曹判書安潤
德等啓曰全羅左道量田多有錯誤更遣他負改量事下教矣但巡察
使則非親自打量請只適敬差官等而仍前巡察使何如如此則知事
之首尾而於事便易弊且無矣敢稟傳曰巡察使不親爲之予固知也
允事之致誤當責其上官豈可謂上之人無所失而下之人獨失乎予
意欲并適巡察使而以他負送之爲當○癸巳政府啓曰大抵量田事
打量敬差官打量之都會敬差官五結作字然後巡察使及從事官糾
正之而已前巡察使抄其差錯方欲改量而事目內春分則止故當春
分不得改量請待秋成此則似無所失不宜并適且改遣他巡察使則
必盡量左道之田矣若遣前巡察使則但改正其不正之地而已如此
則民弊亦少矣傳曰政府之意甚當巡察使其勿適○傳曰觀全羅道
觀察使啓本右道農事不實今年點馬請勿下送農事果若不實則改

量田事無乃有妨乎待來年為之可乎問于觀察使得其便否然後志
置可乎議于政府○兵曹判書金克幅啓曰前年量田時臣受重任初
不能措置使下人多有誤錯致今再量皆臣之咎也不勝惶恐待罪傳
曰今者改量果三弊也戶曹請改敬差官故予以為一行之事豈獨遠
敬差官並適之為得宜否耳非以卿為專有所失也勿待罪再啓曰其
屬都會者雖一二官差錯不可成籍故無錯之官亦不成籍今若改量
則於一邑一面之中只從其誤錯之田據其盈縮而更量之正其文書
而已非盡量二十九官也戶曹不知首尾故雖如此言之其事則易矣
然臣之再往實為未安敢辭傳曰今卿再往廟堂之議如此勿辭克幅
又辭不許○三公議啓曰全羅右道以新田案收稅左道則以舊田案
收稅至為未便且其左道之田非盡量矣只改未正之處耳農事亦非
大失仍送前巡察使改量其誤處則於事甚易臣等之意不便更問觀
察使而遣之也傳曰知道○傳曰日氣漸涼經筵固當為之但茂山君
卒停朝今日纔畢此乃切親聽事未安予當更量而傳之○下義禁府
啓曰鄭坦等問于三公事于神御不可不窮准云故命窮鞠之頃
者禁府堂上以為元非死罪恐有殞命拔下云予觀冒紙人招辭皆已

承服鄭坦等偷取明矣若以時推照律是不取服而照律也關重之事
不宜如此故復令加刑矣果數多加刑未使其令禁府議啓○傳曰慈
山郡守安邦慎棄官而去至為過甚宜令先罷其以癘疫厭憚托病規
避推之○平安道觀察使狀啓癘疫物故人孟山十三宣川十二寧遠
十二平壤二十八定州九殷山九順安十二肅川二十三順川十二合
二百四○慶尚道尚州金山高靈善山大丘忠清道黃澗縣地震○
未大司成尹倬以身病呈辭傳曰成均館雖有同知若大司成不勤仕
學宮必為虛踈其適之○政府啓曰鄭坦等事干 神御之物固不可
棄以時推照律為便照律後其以全科罪之與否請自 上斟酌傳曰
數多加刑果為未便卿等之啓宜矣其以時推照律又傳于三公曰世
子今則年已向長而音釋則分明義理則未知比年幼而然也雖年幼
不解義理然必常時論難使之耳熟可也故其論難之辭令書啓者非
欲觀其辭也欲知書筵之勤慢也自二月後一不書啓是未嘗論難也
賓客及書筵官等皆令推之非欲深治也庶幾徵此而勉強講論也且
世子問安外未有他事此正勤學之時必勤勤學問可也卿等亦於會
講論難義理使之通曉大抵封世子後設輔養之官例也此則自一二

歲設其官屬者欲其別為之也更須竭力輔養可也且全羅道量田事非以巡察使為有失也初欲適之使後日奉使命者亦知以下人之失並責其上官之意也卿等其知此意三公啓曰臣等一朔一進會講未得詳知但今聞洪淑之言逐日進講從容論難無不問之時無不答之辭臣等嘗聞諸侍講院官負世子問某語不得答者其書乃知問某書不得對云以此觀之則未嘗不講論也但恐侍講院官負數適二月以後之事未有知者故當 下問時侍講院官負錯料而對也世子天性早悟然大學論孟語皆深微其於通曉文理恐其遲也臣於前日請書講十九史略者欲其觀古人之事如見目前所為若過今年則自然解悟也非徒書筵之際有所勉強官中亦無使作輟可也量田巡察使事 上教至當前此朴安性為巡察使一道專數差錯其時弘文館論適而改遣他員又多差錯又以他員代之亦有差錯三適巡察使而後畢成籍今金克幅則既知敬差官之失而方欲改正但以春分未果耳以此觀之巡察使似無失矣請秋成後仍遣改量傳曰世子學問事所啟至當自常人觀之雖受學於師而不讀則學不進矣書筵官雖出而近侍內官亦宜勸之使無作輟也今聞大臣之言學問果難速就先讀

史記次讀經書則文理易達其當讀其書師傳賓客自當斟酌進講也
巡察使事知道○政府以疑獄拈啓曰江西囚尹石同以韓拈斤殺京
非母子事于受刑四十餘次而拈斤夫妻皆死杖下觀察使金克成狀
啓極陳其疑獄情狀而臣等亦多有可疑恐有冤枉楊州囚莫德與奸
夫江孫殺害其夫仲孫及其姪玄孫於中路五十六次受刑發明臣等
所見江孫與莫德未有相奸事狀而情多可疑恐有冤枉真實囚儒生
申命羲以羔毛不剪事鄉吏朴熙卿縛致鄉校以水三鉢注鼻其吏本
有疾病因以致死屍親之呈亦用此辭而別無他語命羲受刑已三十
四次臣等意本是無情恐有冤枉且屍身雖有傷處為命羲所傷無証
驗而屍親亦不言其事并以推案啓之傳曰申命羲事朴熙卿如病吏
則結縛而注水於其鼻足以致死傷處則果未知其某處所致也以羔
毛不剪至於致殺而其刑問次數亦不甚多加刑可也莫德江孫果有
疑端而江孫以單身殺仲孫玄孫於路中亦似無理尹石同事京非母
子殺害之時石同在赴防明白果是疑獄其並為啓目以啓○憲府啓
曰今聖節闕禮頃者以避正殿 命權停大抵近來多有權停之例
本國臨群臣宴享等事則可也如此為上之事亦 命停之其於事體

何如臣等有所未安故啓之大抵自 祖宗以來王子君公主翁主出

閣時例賜長利皆朝廷所不知之事也近者每以長利未收請受田地
前此戶曹從其上言再予防啓而皆已賜給至三度然後始為防啓前
日再度題給之由府已推之矣然王子女數多而公田有限如此無例
之事固不可為也且其題給之田皆出於屬公而其中亦有爭訟未畢
者請前日題給之田並令還公毋貽後日之弊前慈山郡守安邦慎令
府推之然若抗拒則進來推之似為尋常觀本道狀啓至為過甚且今癘
疫之時此人若尋常治罪則他人亦無懲戒請令禁府推之全羅道量
田巡察使前年多差錯故今年再遣改量若有差錯處則不可不推前
日 上教亦以為可推也豈可有錯而不推乎巡察使從事官並令推
考罪之以他人代遣日今年其道農事不實而忠清京畿等道亦皆失
農使命往來其弊不少其已成籍者以新田案收稅未及成籍者以舊
田案收稅而待來年改量何如侍講院官負等令本府推之掌令沈彥
慶持平金希諫獻納金紀正言鄭萬鐘前為侍講院官負今皆被推臺
諫被推不可在職兼執義趙琛李龜齡雖云兼職為本府儀章而被推
其前例則未敢知也然事體有異請皆違之傳曰如我國之事則雖權

停而自下爲之矣此則爲上之事予若親行則用樂矣今方避殿撤樂亦爲未安且以切親新喪方廢視事故不爲耳王子女出閣時以內需之穀賜給果朝廷所不知事也內需司之穀不足以充其數故請受田地予意以謂當出閣時固有常分之田故從願命給而戶曹亦給之其後又有此事戶曹以爲恐因此成例而防啓故命勿給之若有爭訟之田則其前受與後受前受者孝惠公主後受者惠順公主分揀推還然已賜之田亦不可還奪且予已知之豈爲後弊安邦慎事予亦已教此意於政院耳平安道癘疫之鄉人皆窺避若不防其漸弊亦不少其下禁府推之巡察使及從事官宥旨前事雖推之不可加罪不推可也全羅道觀察使以農事不實請勿遣點馬云以此予意亦欲停量田而大臣以爲難知來年之事故命於今年量田矣巡察使從事官敬差官皆一事而獨適敬差官果爲未便其皆適之以一道而用新舊田案兩般收稅亦爲不均大臣等已言之必於今年改量可也臺諫被推者適之例也其皆適之蕪臺官則其例不知也然亦持憲府儀章不可不適並適之亦可○成均館生負鄭世球等上疏曰伏聞大司成尹倬以疾辭而遷命適職臣等不勝嘆憫之至臣等伏聞大學賢士之關也直溫寬粟之教實賴

師表之得其人也歷代明辟莫不以是為重降及後世付任或失其人責效未得其道則作成之無其方而至治終不復焉可勝嘆哉今者大司成尹倬雖邁風疾猶能執經講說第因艾火破膚鍼石入肌不可以風而趨仰申之列則懼曠職事而上章乞解者人臣之例也職掌機務案牘雲委者則從其請而改其任亦例也今無機務曠廢之失而有臣子例乞之章不以師道為重而逝 命遽下臣等竊感焉夫尹倬之為大司成于今八年啓迪成就之得其道誘掖獎勸之盡其方士皆聳觀若韓愈之入大學也今其去矣誰不嘆憫教成於悠久效立於責專故唐虞之時設司徒典樂之官而命契命夔焉未聞典禮典樂之復有他人也今之大學實惟其任雖事與時更政由俗革不可如唐虞付任之專而責效於悠久也亦不可以旬朔之病而輕改之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昔司業楊誠出刺道州大學諸生伏闕請留當時不聽至今為縫掖嘆恨伏願 殿下急收改職之命更下往諧之教如是則文王以寧之濟濟臣等雖不敢僭擬樞衣函丈之間庶幾卒業於修齊治平之道也 上覽䟽而傳曰爾等之意可嘉予聽爾等之言復下勿逝之命爾等亦可勉強學業期得其效也仍傳曰大司成尹倬仍任可也○丙申

憲府啓曰永興府使林千孫本邑官婢在前作妾及為本職千孫與人
言曰吾當棄置于龍仁村家今聞潛率而去豈可本邑之婢率蓄于街
內乎用心不正請先罷後推傳曰林千孫事可推也然先罷則不可○
以張季文為司憲府掌令許寬為弘文館應教鄭彥浩金希說為持平
姜顯為司諫院獻納黃憲為正言○丁酉京畿觀察使申鏞拜辭傳曰
今年飢饉京畿尤甚朝廷方措置荒政卿其用心使吾民免於餓死守
令不謹者或啓聞罷黜使自警策○臺諫啓量田事憲府請罷林千孫
皆不允○戊戌以避殿 命停秋夕議政府六曹進宴及 大妃殿進
豐呈中宮九月養老宴○傳曰雖有奔競之法未嘗捕告其申明嚴禁
事言于憲府及兵曹○臺諫啓前事皆不允○傳曰平安道癘疫水旱
殘弊已甚擇送守令可也○己亥傳曰守令僉使萬戶除授後必有赴
任之限而今不舉行從馬留京有弊其問不行之由且申明其法令速
赴任○慶尚道觀察使金璫狀啓星州牧使李賢輔以親年八十呈辭
歸家臣巡到本州州人遮道請留出於至誠傳曰親年八十法當歸養
不可止也其迺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兵曹啓曰僉使萬戶則無過
限不赴者權管則有二三人方促赴矣不赴者其罪只罷故遠方例不

赴任不得已別為定罪以懲之也傳曰權管宜別定其罪○庚子聽
啓覆典獄囚正兵尹佐向闕擊錚命捕時拒捕之罪領事李惟清曰其
情則欲伸其冤似可恕也洪淑安潤德許硯李沈並言其可恕上曰
再遣都事部別監尚不肯下雖其情欲伸冤而近者人心強暴不畏
國法不得已依律以懲後人也○晉州儒生鄭英碩等以生貪孫蘭直
以留鄉所欲糾正風俗而為猾吏所擠稱為告訴守令非理好訟而入
居上疏訴寃令兵曹政府議之○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尹佐等向闕
擊錚拒捕之罪已斷之矣其上樹擊錚者欲達其情待奉傳而下耳以
此置之重典亦太重乎安邦慎事請以律外罪之傳曰尹佐事人君
若用私意枉加重罪則臺諫論啓當矣佐等所為欲達其情而已然不
但向闕哭泣也拒捕故兵曹判書親出而使諭之不下遣禁府郎官部
將再遣別監而不下及部將以弓矢恐嚇然後始下就執此皆小民以
惡不憚國法而然也議定之時臺諫入參而不言既斷之後退有後言
何意耶安邦慎事臺諫豈以律外請人之罪耶入君以律外罪之猶當
論之况請之乎予皆未知合於事體餘不允○傳曰世子年幼侍講院
官負若數逾不相親而不為講論其勿數逾○雷動○辛丑大司憲孫

仲敬等啓曰尹佐等事其罪狀上樹擊錚聲徹 御所命下而不下其
罪至重然觀其意欲伸己冤而已豈有他心哉其不下者恐 上未及
知為中間人所禁也置之死地似乎過中故啓之耳安邦慎事平安道
癘疫不息其處守令僉使萬戶畏其傳染皆欲棄官出來而不能者恐
朝廷別治其罪也人孰不畏死邦慎臣 非平時棄官之類若以平時棄
官之例罪之則人皆棄官也漸不可 長故啓之耳然尹佐之事已三覆
而追啓之邦慎之罪又以律外請之臣等皆失事體臺諫失體者不可
在職請速遞傳曰尹佐等事高聲大哭使聞於上自言若遣別監則欲
陳其情云情果不憎也其日適朝啓兵曹判書親出使喻以下樹而不
聽遣部將郎官彎弓以恐嚇然後乃下其不畏國法如待彼敵其所爲
甚矣啓覆時則不言既決之後乃欲輕其罪無乃有異於事體乎安邦
慎事以照律為輕則以改照為請可也人君據律定罪而臺諫導以律
外故曰予未見其可也以其異於事體故言之也非別以為非勿辭仲
敬等四啓辭職傳曰安邦慎事平安道癘疫不止守令皆欲不赴防其
其弊可也律外之罪則不可加也其如律勿功減杖贖其勿固辭○政
府議孫蘭直事初以一鄉公論抄之轉啓固非偶然而其邑儒生等六

十餘人又連名上疏亦豈虛事也宜移觀察使分揀然已定之罪更改則人皆効此而紛紜矣軍籍差錯者生負進士則特減全家蘭直若以律定罪則足以懲惡而儒生等亦知勸獎之意矣傳曰所啓宜矣生負進士豈獨孫蘭直被抄耶一樣減罪可也且士族婦女亦並入送士族之人及婦女非奴婢不能為生理若令入居則下人強暴誰肯以從而逃乎必至於負薪汲水未免流離非但無實邊之意士族之人不亦辱乎生負進士及士族之人被抄者並以次律罪之何如其更議之○政府啓曰前者咸興教授姜演厭憚不赴本罪與准期不叙還除外任弟蒙宥江陵府使金鏐厭憚棄官本罪則蒙疏放而其准期不叙還除外任則猶未蒙息用律有差請令歸一傳曰金鏐事其依姜演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李龜齡為世子侍講院輔德○京畿安山砥平廣州江原道鐵原兩電○壬寅大司憲孫仲敷等復以前事辭職不允○諫院啓曰尹佐等事會朝廷斷死罪追論輕重後必有弊上致至當但尹佐本非拒捕而入侍宰相亦多有啓之者衆論如一然後斷之可也以拒捕為斷甚為過中非徒有違於會朝廷論決之意亦非國入殺之之意也雖毫髮者不當死則當示好生之德臣等職在補闕恐有

累於聖德愆之耳又啓前事傳曰尹佐事人君斷大辟當示以好生之道彼初則雖無拒捕之意其向闕擊錚高聲哭泣之際累遣部將等皆不下其詐可知以弓矢恐嚇然後乃下如捕敵人紀綱之不立可知是故議雖不一依律定罪此非予私怒已與朝廷斷之而追論加減於後予未知其當也亦不無後弊也當與大臣議之量田事亦當與大臣更議傳之餘不見○命召三公倫傳尹佐罪狀曰其初意雖非拒捕命捕而非之何謂非拒捕乎近來凡禁府捉來之時雖有識者例皆逃亡取拒王命以衝剽恐嚇徃捕之人罪莫甚焉如此之人不依律定罪則國法何所施乎此非予發私怒也如此之人幸免其罪則非特國綱解弛也況於朝啓時論可否則已矣與朝廷斷決之後以人言追論其情之輕重而加減則其流之弊予未可知也雖棄此人而後弊亦不可不慮也然諫院啓之故議之耳三公議啓曰朝啓則果朝廷盡入而論啓矣臺諫入參不言其非既出又欲加減有弊之教至當臣等意尹佐事議論必多端矣觀其情非欲拒捕也前日於神武門外升木擊錚兵曹捕而罪之故恐復如此極為痛必使上聞其聲而達其寃耳以此言之則其罪似不至於死矣其罪之者非不用欽恤之意也但此人等再再傳

教而不肯就執近來人心凶惡風俗不美自 上固欲正救而况於朝
啓業已斷其罪乎以此罪之亦當然原其情本非拒捕臺諫之啓未爲
非矣其時臺諫適不能進啓故退有是議耳請以此兩議自 上原其
情而罪之特減其死極邊爲先入居亦當矣量田事臺諫每啓量田所
以正經界自古以正經界爲重故曰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必墾田有
數然後可也歷代必以田數民數爲先此大事也豈可以民弊而停之
乎臣等實未知臺諫所啓之意癸丑年量田有差錯歷甲寅年九三易
巡察使至三年乃畢非不念民弊勢不得已也今聞全羅左道不至凶
歉豈不得量田哉今年停之則明年農事亦未可知何必待大豐年然
後改量耶况以新舊田案累年用之國事豈宜如此乎傳曰尹佐等不
即就執是冒弄國家予非敢私怒也况於朝啓已斷之後若輕易加減
其律則必有後弊臺諫之言有不可從者今大臣持兩端爲啓亦未知
執一也此人等本爲全家徙邊而來許也今還送入居而已則彼豈知
其死乎今日之議後必有議之者矣毋持兩端執一以啓量田事初
亦聞大臣之言固不可停也臺諫雖論啓今年當使改量也三公等回
啓曰人主罪人固非一時之喜怒與朝廷共議而罪之雖罪之亦未爲

害也但聞其日朝啓議論亦不一而臺諫亦以此為啓此人雖本有入
居之罪近者累月拘囚若加決罪為先入送于極邊危險之處則亦可
懲其惡矣此在可殺不可殺之間若特減其死於 聖上好生之德益
有光矣古之帝王罪疑惟輕此在 上裁命執一啓之故如此啓之耳
傳曰尹佐等其依啓減死傳于諫院曰尹佐等已減死矣量因事問于
三公不得已改量不可停也○孫仲敷等辭職不允○政院以尹佐等
推案改判付以啓曰只以減死判付則法官不知 上意及三公所啓
之意必以杖一百流三千里照律何以為之傳曰允例抄入居者十月
後入送事已議定矣此則急令入送事言于禁府○全羅道興陽雨雹
○癸卯傳曰尹佐等昨日大臣之議以人君好生之德為美故特減其
死矣然與朝廷已結於朝啓而以下人所啓輒減其死後日之弊必多
矣大抵朝啓已定則上之心雖慮其過於情法而亦不得改不如此則
其用法無堅信之意矣近日雖已啓覆若過於情法則有改照之時今
者朝啓已定而如此改之則人心希望僥倖皆有苟免之心予意以謂
於其推案以改照律判付禁府以其情改照然後決之則於事體似是
其遣注書問于三公回啓曰人君已決大辟而不可更為加減 上教

至當臣等於昨日甚為重難故執兩端以啓及命定一為啓然後以其罪不至於死為改若改照律則不得已以初下傳旨更推之矣雖如此推之其律終必如前矣大抵臺諫見人主刑賞少有過差則隨其所懷而啓之臺諫之言固非如凡官之言雖因臺諫之言以減佐等之死後弊未必因此而有之且已啓覆依先公事以下人之啓減其死既減其死而今又命改照律則似為煩數成命已下不須改照律也傳曰知道○御書講侍講官沈思遜曰古之帝王莫不以保養世子為重而文王世子保傅二篇最切於保養之道今東宮保養有師傅賓客又有侍講之官其輔養之方固非偶然雖有聰明睿智之聖必講論不輟學問日就矣非但為朝晝講夜氣清明之時為之講論則所益必多若為夜對則不可以一頁入直請分上下番以二頁入直且祖宗朝有書筵兼官輪次進講今亦並抄何如請與大臣議之上曰賓客等亦非偶然教誨而別無進就只明於音釋而未曉文義故今推賓客書筵官耳夜對事亦可為也○傳曰經筵官言教養世子之方此言至當予亦常教之世子今正力學之時幾不可失晝講則為之矣夜對亦可時時為之然不可恒為之也若夜對則果不可以一頁入直書筵官分上下

番以二負入直可也兼官固可抄也多抄則恐或冗雜也且教養世子其任重矣若頻改其官則講論之際與世子必相疏故侍講院官負勿數適事常言于吏曹耳其以經筵官之意問師傅來啓事言于侍講院○政府議啓曰入居初磨鍊時功臣堂上官在律應擬之人皆令取稟若皆分揀則陳訴必多矣然昨日上教謂士族之人並徙全家于極邊其奴僕逃散終必受辱上教至當若以文武出身之人子弟及內外俱有顯官者罪之以全家次律則必多蒙上德矣上教謂生負進士亦有被抄如孫蘭直者則亦可免也但他人則以無文案故不得考啓矣蘭直以進士為免則他人自當例免矣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明日為晝講今後例稟經筵可也○甲辰侍講院以師傳意啓曰世子甫過十歲以朝晝所講熟讀詳味可矣若夜對則必至十五歲之間學問通達然後方可今若夜對一日三講朝晝所講亦未得專力熟讀無補於學問而有損於氣體矣故曰保者保其身體保身體為大矣臣等意竊以世子夜對為未便不為夜對則抄兼官及以二負入直皆不須為也其他保養等事皆得聞命矣傳曰知道○御晝講侍講官鄭應麟曰方今輔養世子誠非偶然臣又嘗為輔德世子明

於音釋不務講論未曉處不肯有問故不見進就大抵學問必須講論然後進就也 上曰世子近日則果以所疑為問賓客書筵官教誡之言亦有書啓者矣○臺諫啟前事不兄○傳曰三覆啓下待時罪囚結項致死近日所無常時獄官未嘗有監檢吏卒使之防護其日晝直官更下禁府推之○御夕講○傳曰獄囚縊死是獄官常不監檢其慢固非一日而然也初欲盡下典獄官吏于禁府而推之慮一時下獄獄事為虛踈故特命其日晝直官負下禁府然他負亦不可無責其並行公推考且觀漢城府檢屍公事十五日縊死而刑曹今始啓之甚為緩慢先問典獄官報曹何日然後推刑曹官吏可也○乙巳領議政南袞等受命押宴日本使及大內殿使于慕華館觀武才放火○御朝講掌令張李文以前事啓之 上曰林千孫所為果顯然不當冒居其任其令改差以懲後人其餘不兄正言黃憲亦以前事啓之 上不兄憲曰人主之接臺諫雖有過越之言必容接然後下人得以盡其言上亦得以知下人之情近者憲府啓尹佐等事 上教甚嚴峻下人至為惶恐上意以為啓覆已定之事更議追改不合事體而後將有弊也 上教至當前日政院三覆之後追啓其失果以此為非而適之今因臺諫之

啓乃以此事傳于臺諫臺諫則與政院不同政院司出入而已不當有
所論啓則臺諫有言責當朝啓時雖未及進啓出而更議追啓其事
有何不可 上曰初非以憲府所言為非也重囚啓覆之後輒為更改則
恐有後弊故傳之如此耳憲曰古人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夫人主和顏色而待之下人猶不敢盡言況入主
不做以辭色則下豈敢盡言哉有妨言路請自 上優游以接之 上
曰安邦慎事若以律外罪之則恐有後弊故欲使知其意而傳之李文
曰尹佐等事當啓覆時議論不一或有謂不當死者故言責之官未穩
於心則不敢不啓三覆之後進議改之果為重難安邦慎事平安道癘
疫死亡甚多人孰樂死聞僉使萬戶皆欲棄官出來而恐國家別立罪
目還定徒役于其處故憚而莫敢出今安邦慎初赴之時預為不留之
計封其官庫一不開閉而卒然上來是棄官出來自安邦始也若不
痛懲弊將難防故啓之言責之官必優容接之然後可也 上曰連
年凶歉民貧已極並禁惡布似為未便而大臣臺諫亦言其重難姑待
豐稔之間令其連尺而用之可也且窮民以惡布為食資而今屬公而罪
之必以此尤閭雖終不可不禁姑罪之而勿屬公可也領事權鈞曰或弛

或張則法不得行但今八道中畿甸昂貧畿甸貧則城中之貧可知臣聞富商大賈多積惡布而未有禁犯者至如貧民僅得而謀食或受杖或沒官如此凶年果有飢餓之弊雖終不可不禁而姑勿沒官只加其罪且令連尺用之似便李文曰臣累年為臺官其為禁非不嚴而未見畏戢益以恣行其無布而未得連尺則未可知也無有連尺用之者恐難以法而禁之也○傳曰於朝經筵所議惡布事禁之果當但執而罪之至於屬公甚為矜憫雖終不可不禁只罪之而不屬公可也貧民皆資食而盡為屬公則是奪其食也前者臺諫亦有目見此狀惻然而為之啓者其令政府議啓○傳曰林千孫事臺諫則請罷矣雖改差無異於罷其改差○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丙午領議政南袞等來復命仍啓曰昨日日本使臣等觀火觀武才臣時等令先試武才當射貫革日本使臣及大內殿使臣則坐觀之其餘下人皆就射處觀之兵曹初抄步射四十人騎射四十人而臣等令他武人雜立若盡是善射者然乃拔其四十人之類而使射之四十人者射幾畢臣等謂使臣曰日且暮矣其無欲見他才乎曰然臣等即令試騎射前則騎射或數巡今則只一巡當騎射時日本使曰平生未見如此事也人人皆善射

發無不中未五中者鮮矣及放火則皆有恐懼之狀放火纔半請止臣等語曰尚多未放矣盡觀後可入城矣使者請還舍館者再三不已初抄騎射者四十人恐其間或有事故者故又抄預差十人昨日四十八騎射後日且未暮令預差十人畢騎射騎射則五十人矣其中申濱鄭之河尤善於騎射故今再次射之使者等甚樂之矣且於宣醜後臣等及使者皆平坐相飲飲後復以求請書示臣表曰國王之請在前日未嘗不從况今率還漂流人物以通隣國之好而反謂出新法九事皆不如請吾等初來時豈知此法而來其於後行雖用此法而不許貿易今則請曲從之我等入本國時當以此新法之意成文持去則本國可知立法之意云且其書曰二十五人之罪止予一人云蓋曰不得請則二十五人皆被罪而其罪實在於我也其下一條請歲遣船五十隻依舊例盡給云臣答曰君輩奉國命而來亦豈偶然乎然我國則人人不得為公事必有該掌之官貿易之事非我等所知且此事業已一定何可更改因以此書傳送禮曹判書使者復以通事語臣曰戶曹豈獨為之請須上達我等欲陳此懷望今日不偶然云臣等不答此語曰今日欲為使臣設宴致歡而已所語事自有該掌非我輩所知云然使者猶

懇請不已當放火炮及將軍箭時客人就_七月見之欲跪曰當以此事
言于本國使整滿我國也且大內殿使臣愚室首座其持來牛黃烏菘子
等物今貿易三分之一請盡買云傳曰押宴事知道費革六分以上者騎
射再次射者其各賜弓以賞仍下倭人書契于禮曹判書許硃書單子
啓曰日本使持來胡椒九千九百八十斤朱紅一千八百八十斤沉香
二千一百八十八斤龍腦二十八斤等物 命公賀三分之一紫檀香
一百五十斤則以本國所產故全不買水牛角一千本大狼皮十枚全
買之合以所賣商物都計之從舊價貿易則木絲一千七百五十同_{十五}
匹為一_同從新價貿易則木絲一千一百八十五同胡椒舊價輕而新價重
朱紅等物舊價重而新價輕故倭人等他物則請從舊價胡椒則請從
新價戶曹已為防啓矣自下更為啓達實難請自 上特許公賀南袞
啓曰臣亦聞戶曹公買倭物三分之一而餘皆私買倭使曰若然則賣
來商物當全還于國若使全還則於國體埋沒請自 上處之傳曰此
與常倭異矣可買者其許買○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
珥○丁未 聽啓覆○三公議啓曰惡布事其法已立不可以終不禁
也但連年凶歉而今年為甚恐窮民無資者益為冤憫 上教至當稍

稔之間固宜緩禁只以此罪之而不設官為當惡布之禁其法已立而有司不奉行故至于今不得禁矣當初立法非欲斷其窮民持布過市欲根尋其所從來而罪之矣請申明法禁一禁富商大賈多積之人治其根本則惡布自絕矣傳曰今年之凶民之困窮甚矣既以惡布罪之又為屬公不便稍稔之間只罪之而勿令屬公予意也今問大臣大臣之意亦以為然此法有司非不舉行而初犯則杖一百後年再犯則當加罪之而有不然者故不得禁矣待稍稔申明法禁可也○政院啓曰前以旱災避殿然今已西成矣久避正殿不得視朝亦為未便請復正殿傳曰政院所啓是矣但當初遇災即欲避殿大臣以謂日本使之來不可不接避殿復殿不可煩數故不即避殿及有物論然後避殿秋成雖過即復正殿予實未安○臺諫啓前事不允○弘文館以領經筵事意啓曰晝講大學衍義幾畧朝進大學衍義補簡帙甚多請以衍義補兼進朝書而夕講夜對進講春秋傳曰啓意固當但綱目百五十餘卷人主讀書觀史以觀興亡之迹可也予見綱目已以其更問于領事晝講及夜對并講綱目○戊申兵曹啓曰孫臏直則以生負進士當免入居而蒙其次律之罪矣但前日政府所啓祖內外俱有顯官者文武

科子孫並依此例罪之請別捧承傳或自 上判付何如傳曰生負進士及內外有顯官者及文武科子孫等被抄作罪入居者依政府意皆以入居次律罪之事捧承傳可也○傳曰前日政府之意內外俱有顯官者得免全家云若然則一邊無顯官者不得免矣雖一邊有顯官亦士族也兩邊四祖中一有顯官則許免何如其更議以啓○臺諫啓前事皆不允○已酉 御之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庚戌政府議啓曰入居事前日 上教謂其四祖一邊有顯官者亦是士族也有 上念士族入居至當矣但雖賤係之人亦有一邊顯官者如此而亦為分揀則恐有奸偽且入居期限已逼實不實之間呈訴紛紜恐為騷擾請依前議何如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傳曰守謚被論已久必滯訟矣其逆之○夜乾方至巽方白氣布天狀如虹○忠清道韓山雨雹○辛亥傳曰今日宗簿寺提調等於璿原殿奉審 祖宗御容予則已得拜審矣 大妃殿亦欲親見而勢難就省今欲由神光門奉入 御容于內掛于忠順堂拜省何如前者 成宗御容自內帑移安于璿源殿時亦由神光門令內官奉入此固非 神位之比也政院其與宗簿寺速議以啓提調等回啓曰奉入拜省固當但 祖宗御容雖一位亦多矣

太祖大王則有全影半影馬坐之影如此則多至二十餘矣其下列
祖影皆不一其一侍盞入于內乎隨其奉審以入于內乎敢稟政院亦
啓曰宗簿寺之意如此也然臣等之意大抵璿源殿奉審時必吉服肅
拜然後入而奉審無時不擇日入內觀省恐涉褻慢必奉入于內則以
腰轡擔入乎傳曰適奉審時大妃殿欲親省祖宗御容此美意也
不敢請止大抵自祖宗朝截御容欲令子孫觀省也前日子亦親幸
文昭殿觀省祖宗御容只就拜席跪省以未嘗肅拜肅拜必執事入
之事也且於大內亦非泛然觀省奉審後乃即還安于璿源殿固非如
神位之前必焚香然後奉審也今不親省後難擇日往省其分遣史官
三人收議于三公以啓南袞議親見粹容有羹墻之慕但奉入之時
必使內官如腰轡等物著吉服領擔入內無妨李惟清議先王先后
遺影後嗣所當常常往省况內殿欲觀遺影其意惻然臣嘗聞先王
朝奉先王先后遺影備儀仗由正路入正門奉安于正殿觀省今時移
奉于正殿觀省有何不可權鈞議御容奉審殿內禮也奉移他所實
所未安傳曰此意雖似異大意則一也非正殿而奉省果未安儀仗則
必自此闕奉移昌德宮時以其遠故備設威儀也自太祖以下先王

先后御容各奉其二入思政殿正門奉安于正殿承旨及宗簿寺郎官
皆毋退在賓廳畢奉省後還扈至璿源殿改奉審後奉安可也○諫院啟
曰先王辟容必就省奉安之殿然後合禮先王朝雖奉移祖宗
御容于正殿觀省亦不可率爾為之今日即時奉移觀省恐波率爾必
齋戒卜日然後乃可傳曰必以就所安之殿奉省合禮為言此言是也
予則癸酉年親就奉審矣今者慈殿適於奉審時欲為奉省故議
之于大臣大臣以為由正路正門奉移于正殿奉審為可云故乃欲奉
移果今日日迫卜日齋戒後奉審可也仍傳曰御容奉移位次預為
察之奉移之日即奉移也且言于禮曹曰此非如陵寢之齋必三日也
今明日致齋又明日奉移觀省何如且慈殿奉省予不敢退在奉移
出入時予當鞠躬于思政殿門之間迎送何如其權宜磨鍊以啟○壬
子禁府啟曰慶山人朴善茂呈本府曰前日射大司憲家及兵曹門及闕
門者我皆知之然未有的證且此人本以非理好訟被抄入居欲因此
訴其事似不足以取實然不敢不啓乃以善茂訴狀入啓傳曰此人所
呈如此此必以購捕前日射門之徒故如此進告欲免入居也其所告
果不足取實然如此等人群聚鐘樓下收聚米布書訴狀云何以則使

是徒各還其鄉辦裝入居而不使群聚也處之似難其招三公及禁府
堂上議啓○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判義禁府事張
順孫李荇知事尹殷輔同知事黃孟獻承 命來議啓曰朴善茂所啓
事必因購捕節目來告耳雖未實而既有的指之人則以不實棄之亦
未便且其入居已抄之後欲伸其冤而來京則是也既過夏號令歸一
而尚為群聚不肯下去入居期限已逼如此之人必須一禁 上教至
當傳曰果此被告人等亦不可謂之不射也其訴狀雖似不實其令推
之且令該曹禁群聚之徒當身被執者別為治罪其接主者亦加重罪
則自無此患矣仍傳曰其推射矢人禁府堂上啓曰朴善茂所告之人
請密捕傳曰依啓 憲府啓曰慶尚右道水使柳星以自已訟事被訴
於人推之故其箇滿已久而至今未通水使在任而與本道小民詞訟
解決未便且往復推問之際月月必以請速通傳曰果被推口以通之
可也○慶尚道尚州咸昌豐基龍宮聞慶地震聞慶則屋宇震動○癸
丑 大妃殿奉審 先王先后辟容于思政殿○傳曰善茂所訴人從
大臣之議推之矣孫蘭直柳宗汀雖被指的而推無可據之辭若推在
外事干則徒為紛擾雖推之其罪亦不過入居其令下去速裝入送孫永

保等亦不見善茂之招固宜即放書訐狀之人年皆過六七十若加刑而無所據則推之何益收議于三公○甲寅三公議當初闕門射矢事乃大變而無由推問今者社善茂指的言之若謂無據而釋之則恐妨獄事臣等意在對事干勿推而被告的實人等窮極推問若至於獄事蔓延且無實然後棄之為當善茂所言若前後各異則亦可推也傳曰其依三公之議勿推在外事于而窮推被告者○三公啓曰入居事伏覩傳旨與臣等所啓之意有異初啓者本無兩邊四祖之語只以當身之内外二祖俱有顯官者為妙也傳曰其改之○政府啓曰各官未知某官為顯官請以東西班正職五品以上及監察六曹郎官部將宣傳官縣監為顯官事請並論之傳曰依啓○下文宣王遺像曰此圖左傍但書得像之意而未嘗贊揚聖德其如三綱行實紀贊之作可也又下歷代君臣遺像曰並付弘文館令大提學分授知製教具記興亡事迹又為詩贊亦如三綱行實書其遺像右傍○弘文館以領經筵事意啓曰晝經筵及夜對進講綱目而請兼進尹起莘書法發明且前例侍講官音釋各一遍然後自上亦讀一遍請自今後自下如前讀二遍自上勿讀傳曰綱目書法發明等書進講事其依啓但於經筵使予不讀

事經筵堂上亦豈偶然計而啓之乎然學而不已然後漸有進就予豈敢自謂高明而不讀哉 成宗聖學最高明矣其於經筵臨讀與否政院弘文館考啓 成宗若臨讀予豈敢停也未考前當如前讀之○戶曹啓曰繕工監用炭之盡每年引用有無窮之弊請限今年加定于以原忠清黃海等道各官此後則節而用之使無引用之弊傳曰依啓○傳曰臨經筵講讀事雖令政院弘文館考啓然更思之於日記冊例書進講其書而已講讀與否必不記考之實難經筵堂上等必有聞見矣成宗朝及 祖宗朝故事何如其議啓且學問日漸進就然後可也不可自謂高明而不講讀也○乙卯 御朝講侍講官鄭應麟曰此言取於民有制爲人君而不愛其民縱其欲者求之歷代鮮有不敗故明君雖一飲食之間必致慎焉宋仁宗思食燒羊不忍以一朝之飢貽無窮之弊我 世宗常患渴疾代言等請日進白雄雞黃雌羊治渴 世宗曰吾豈爲自奉以戕物命况羊非本國所產乎代言等曰官羊滋蕃請姑試之竟不許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如此等處請加省念焉 上曰弘文館之啓當經筵時予宜不讀也此事何如領事南袞曰臣立朝未以出身在 先王末年然即爲侍從臣見聞時自

上未嘗讀也嘗聞自 上讀音一遍時有大臣啓之而自 上不復臨
讀未知自何時始也臣意自下進講音釋各一遍而自 上不讀為當
臣等議之已久不敢啓矣綱目史中之經其治亂盡備於此請多張數
進講自 上若沉潛玩索於清燕之間則臨群臣不須讀也叅贊官黃
孝獻曰立法定制則人人不得進啓此經筵之事故取啓人主御萬機之
煩豈能每以讀書為事乎今 殿下春秋鼎盛當於臨羣臣神氣清明
之際自 上讀音則自爾攝治 聖心矣況下人所聞孰不樂聽大抵
常人之於讀書或處獨或對友對友而讀則尤有益於處獨矣昨日弘
文館啓曰 聖學高明不必讀音而 上教謂予豈自謂高明而不讀
音乎此亦書之史冊豈不傳美於後世自 上讀音為當南袞曰臣無
所知矣大臣等議皆以為自 上臨羣臣不須讀也欲啓之已久然議
論如此各異故不能啓也若即位初則讀之固當今則 聖學已明何
必讀音乎前者 上教以世子學問遲悟為慮父母愛子之至情上下
無間 上教至當世子資稟固異於凡人而顧臣等無狀未能效師傅
之職耳世子年纔十餘其所學問亦非不足也大抵閣閣之間凡小童
所讀則皆淺近之書故易至於解蒙世子之學則必以聖賢之書進講

故其勢似乎未易達也然年纔十餘而所學如彼苟非清明之質何以至此乎頃者書筵官等被推事若流傳於外方則外方之人必曰世子怠於學而然也世子事誰不聞知然臣實以此未安於心上曰前日推賓客書筵官者欲世子聞而自勉也亦令下人勉於教戒也○御書講○三公啓曰近為災變以避正殿雖不廢經筵朝啓每御簷下孰為安心又廢臨朝亦為不可廷議皆然請復正殿傳曰復正殿事昨日政院亦啓之矣但以避殿未久故不聽秋成已過今當復殿○傳曰先聖遺像及歷代君臣畫像記贊事更思之不可泛令製進大提學其抄四五人製之斤正然後啓之先聖遺像則於其下以其墨字書其贊改裝可也○弘文館以經筵堂上意啓曰祖宗朝事則臣等未及知也當成宗朝及為侍從自下進講而自上不讀未知自何時而然也傳曰臨經筵不讀於予心有未安朝聞領相之言經筵堂上亦言成宗朝臨經筵不讀予亦自明日不讀傳于弘文館曰領相亦言自上不讀宜多張數而進講果子不讀則其於經筵多張數進講可也○義禁府啓曰朴善茂指的柳宗訂欲啓請刑推而無據朴善茂亦元告也擅便享刑亦為未安故來稟傳曰且今方罪擊錙之人故不得呈訴乃以

宗訂等所為呈狀而於其末端陳訴其已事其計不過如是耳更推啓之則當有傳教○御夕講○丙辰傳曰近以避殿故習陣觀武才等事皆久不得試今已復殿來初四日當習陣觀武才其傳此意于兵曹騎射則其如客人觀武才時勿論閑良抄百人分左右各五十人或自上馳下或自下馳上中射書數其多各計以兩邊通計決勝負可也三甲射三甲槍一隊四人極擇其才擊毬則十一人各一次○傳曰武臣堂上在京者少設有邊事其誰可將兵往禦者出宰內地者八改差京職使之留者其遣史官議于三公領議政南袞議以留都將士為重上教至當今若盡遙此八邑守令則其代吏曹亦必難之矣如此等守令箇滿還京者及今之留都可任將帥者更勿差遣內地左議政李惟清議武臣堂上外補者甚多故行幸差備有不足之嘆其中武才特異者若邊方將帥有關則自然移差此等入不必作宰內地今滾下教盡遙內地即以諳鍊朝士差下何如右議政權鈞議武臣堂上出宰內地者頗多五衛將尚未充差固為未便擇侍衛可當者隨闕擬叙何如從領相議令吏曹武臣堂上勿叙內地從左相議命適李承碩安智李繼長其他為親者勿適○平安道兵使曹潤孫以碧潼鎮守候軍所斬虜首四

級及弓箭上送傳曰知道○吏曹判書尹殷輔啓曰凡為錄事一年去
 官者多而叙用者不過一次而望止於三故農糧留京累年離鄉猶且
 一不得見擬退歸田里抱冤而終今之時現者十餘人全數擬望何如
 傳曰依啓○以金希說為司諫院獻納姜顯為弘文館校理宋麟壽為
 副修撰

九月丁巳朔下憲府公事曰此言學生李仲幹行其三寸姪妻吾佐
 未此事甚大罪犯綱常令禁府推斷明示衆人○下平安道兵使曹潤
 孫狀啓碧潼郡守李克恭牒云今八月二十三日抄軍越邊蔡家洞體
 探彼人七名山間走來射中我軍全壽永不至傷破甲士金善孫等相
 戰斬四級並奪其弓箭等物但田獵野人要功射斬不得的知故時方
 推考云○戊午傳曰先聖及君臣圖像作序而冠之大提學及製述貞
 并具名使後人知之○下政府啓目曰驛丞胥吏既無前程必不畏罷
 豈有懲艾必有決罪等事使之忌憚庶自警策其改之以啓初平陵驛
 予等上言請革驛丞復立察訪蘇復驛路政府以為驛丞不可輕改如
 有侵漁無厭者痛治故有是教○己未傳曰近觀習陣軍律不嚴如兒
 戲曾謂有三今五申之義乎每月習陣大將有差錯之多者年終通考

推之○以謹天戒停者英會經筵官賜宴○傳曰前者戶曹以今年失農京畿禾穀成熟者官收以為明年種子一切納官則弊必及民有從願之語耶其考啓○戶曹啓曰今年京畿失農司僕寺及內農牛馬請分養于各官傳曰依啓○御之講特進官成雲曰親閱時以不合之人為衛將埋沒於國體請為預養之道 上曰有事則無可為助防將者大臣之議以為外任武班箇滿之後勿為外任然箇滿之後其代亦不可不出故令適內地武臣堂上耳成雲曰孫蘭直入居事已自鄉邑抄之監司轉報朝廷已定而以儒生上疏改之至為未便自己冤悶則已矣已定事豈宜輕易上疏乎御史之行以一民之言罪其官負與此正同如此事當與朝廷議之不可出自下也 上曰叅判之言是也指成朝廷之議已定而以下人之言輒為更改有如此窺免者矣然非因儒生之疏而免大臣議定不可改也○憲府啓曰豐川府使李承碩梁山郡守李繼長中和郡守安智以武臣堂上不足適來今年凶荒太甚新舊衙眷往來之際弊亦不貲且聞中和衙眷已教程而中路停行其邑吏來訴於府請皆仍任梁山郡守南顯狼川縣監咸崇福有才武臣若差內地六暮之後督力必衰請適今年災變近古所無謹天之心不可須臾弛也如

朝賀朝參不可以廢故復殿而講武大事亦不可廢用樂則未安也諫院亦請仍任李承碩李繼長安智等事又啓曰今後內地守令請勿以諸將可當人差遣永興府使許淳諸將可當人也迺還他守令而遣許淳於內地事體顛倒請迺大同察訪必以諳鍊朝士差遣欲其蘇復一路也通事馱載猥濫察訪擇差則必有畏戢崔世津出身雖以人物輕淺請迺傳曰武臣堂上之多成雲於經筵亦言之當初令吏曹抄啓而為老親者不適矣今秋成已過已適守令不宜仍任南顯咸崇福等武才卓越與否未可知也不然雖為內地守令可用樂事其停之許淳事初問吏曹曰方適守令之諸將可當者復遣此人于內地守令未便也吏曹謂永興不得已遣堂上云何必改之崔世津人物未可知然豈不堪為察訪之任乎○下戶曹公事曰京畿民間穀種收入事雖從自願豈有自願者收入之際弊必不資從便給價可也○庚申 親閱于慕華館仍觀武才○辛酉戶曹啓曰七月以後下雨若稍熟則換租弊及於此故已移文觀察使令更審農事以啓傳曰慮有民弊故問之耳待其啓聞可定矣○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昨日慕華館行幸時忠義衛濫入而內官不之禁請推豐川府使尹溪守喪時在京家常著平笠

日事飲博以有識文臣所爲如此非徒有累於其身大關風教請勿齒
仕版傳曰李孝終事觀其招辭騎射五中後欲知見抄擊毬與否來于
兵曹誤入水刺間云然雜人入關內所當禁止而不禁內官其推之尹
溪以承文院之啓已適豐川府使矣其所爲果若此則推而罪之可也
餘皆不久○禮曹判書許碯參議金揚震啓曰日本國王商物分新舊
價定應貿之數言于倭人則曰自古雖常倭之來未嘗有不公貿之時
大國薄待吾等不須更請昨昨日宣慰使往見則言率漂流人而來大
國待之必加於前今反不及於前此以漂流人率來爲非也約條不可
改也若許一從舊價皆貿三分之二則可矣饋食時盛重怒曰大國薄
待吾等故下人亦如此侮慢矣 祖宗朝無商物持還之時彼如禽獸
但當羈縻而已可一爲邊鄙許之請與大臣及戶曹更議何如且倭人
之請職者臣皆不可從也然在 祖宗朝有功則與其船隻及圖書大
內殿使送愚室首座帶來伴人與三次郎癸未年間我國漂流人九名
泊五島三年供饋率來漂流人亦言之自謂有功宜矣此則雖授小職
無妨不與船隻則不能年年出來又不給祿以虛職慰之耳宗盛長特
送副官司猛宗大郎今以艇船六隻歸博多島率漂流人四名而來亦

請三品職雖加虛職所費未為加矣亦從其願何如恐萬一積忿為邊
患則所費有甚於此故啓之傳曰明日政府與戶曹禮曹同議以啓○
壬戌上御思政殿講專經文臣左議政李惟清請令背講從之有講
禮記者上出禮記中鸚鵡能言之文今左右確論領議政南袞曰人
有形如獸而心善者有面如人而其心如獸者何耶昔聖人有牛身蛇
首者雖形如禽獸能以禮制事其不謂之聖人乎右議政權鈞曰大禮
始於近地夫婦父子兄弟之倫正而家道正矣戶曹判書安潤德曰不
能制欲則無以異於禽獸而能保其家國者鮮矣領中樞府事鄭光弼
曰禮者萬民之防範以春秋列國觀之其不能有別於男女之間因以
亡國者多矣判尹韓亨允曰人皆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也但為善者
必怠而至於為惡如淫聲美色輒皆易惑是故唐太宗英明之主其家法
不正當時直諫之臣有如魏徵不得一以正家之說為言者豈非太宗
之惑已甚玄宗亦非庸主也而其終父子聚麀人心之易惑難曉如此
○政院啓曰文臣殿講則臨講儒生則背講今大臣以文臣亦令背
講後將何如傳曰令政府禮曹議之○鄭光弼南袞李惟清權鈞張順
孫李荇洪淑安潤德李沆許砀等議啓曰自古帝王接外夷不迫切羈

廉而已今倭人等皆發怒為言宜厚從其欲也其所貿之物皆從舊價
三分之一乃其願也聽其言則縣布一千一百餘同矣若揀擇其物而
貿之則縣布又遠出其下矣縣布雖皆出於我民力而邊釁一生為費
反甚矣彼若懇請國王商物則大內殿商物又不得懇請矣倭人除職
事所請不可盡聽獨景林東堂所請與三次郎自大內殿率漂流人三年
而至此果有功矣宗大郎等前以倭賊捉來之功為司猛今以其船隻
率還漂流人不為無功而請為二品職此二者可從其請也 祖宗朝
倭人率漂流人而來者例給船隻故其來必領船隻而來今則不然雖
除其職不得從心往來雖從其請無妨文臣殿講事其前例則未知近
來文臣或殿講或命官講書皆當皆講然文臣臨講事有前承傳則不
可又改請依前教臨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戶曹兵曹議兼司僕吹螺
赤所乘請皆減省內農外苑牛馬分養于外則可除稿草二千五百三
十同矣傳曰其限年減之○政院啓曰宗大郎四品職則既定矣與三
次郎則乞請小職敢稟傳曰其除司猛○傳于三公曰今年京畿凶荒
不宜勞民然前亦秋節則拜陵此乃大事宣陵則雖九月亦有往拜之
時以道路便近軍馬之行未有踏損禾穀而然也雖今月可往拜也如

以渡江諸具爲難則自予即位後但一拜昌陵而未得再展矣今欲拜昌敬陵於卿等意何如三公等議啓曰拜陵事不可廢也宣陵及昌敬陵皆最近矣宣陵則雖有越江之具今多留衛軍令修理可不用民力矣但今則田穀未稔待晦間行之何如傳曰知道○乙丑平安道觀察使狀啓癘疫尚未寢息各官物故人合三百八十三名○臺諫啓前事傳曰大同察訪若擇送則世津當滿也且尹溪被駁事前者推考後勿齒仕版事傳教今日不啓其停之乎推考乎餘不允回啓曰尹溪時方推考矣○丙寅 上御思政殿講吏文漢語諫習文臣○以柳聃年爲漢城府判尹洪彥弼爲刑曹參判任柄爲弘文館博士許磁爲著作○丁卯全羅道量田巡察使曹繼商啓曰全羅道量田事政府云但可量差錯處臣意錯量之地無遺踏驗然後錯處現出矣且正田盈者不量與否請收議歸一傳曰其令政府及戶曹議之○政府議啓曰前議只尋錯處者以其巡察使已知首尾也今巡察使及從事官皆新除授也不可只量錯處盈則不量縮邑則境內皆量當矣傳曰知道○大司成尹倬以病辭職傳曰前以病命逝而成均館儒生上書請留必以合於師表也吏曹啓病不能速差其議于三公○虹見○平安道祥原平壤

嘉山殷山中和定州博川兩電○戊辰南袞議大司成之任不可久曠
尹倬病勢以難速差許令就閑使之安心調理為便但倬居師表七八
年教育人才不為不多前日館中儒生等上疏亦以此也右文之朝所
當獎錄李惟清議尹倬特以儒生願留仍授其職天恩至重病勢若向
歎則豈敢更辭涵丈之任傳曰尹倬為大司成甚久三公議亦如是同
知則非如大司成仕必不數可以調病其陞為同知事○傳曰二十一
日將拜宣陵今年凶荒京畿各官殘弊船槍等事不用民力以留衛軍
修之且待明出宮未夕而還不須植炬所經道路亦令略治○憲府啟曰
漢城府乃決訟之地其重如六曹今者判尹左尹兩堂上皆差以武班
請迺一員注書李滌史官不合請迺傳曰漢城府兩堂上皆武班似為
未便然聯年名雖武臣實為可用人也在人不在文武不須迺也注書
李滌事亦不允○御書講○傳曰武臣觀射欲試貫革也堂上郎官一
時試之乎監察亦可試之乎問于兵曹○已巳聽朝啟○兵曹啟曰監
察應參觀射而雖二品宰相觀射無妨矣請堂上別錄以啓傳曰堂下
官才藝方長其計畫及論賞不可與堂上官同矣分而試之○傳曰今
日啓覆典獄囚及延安囚白丁等五十餘人結黨殺害人物官衙等處

亦作賊其罪尤大杖死而取服者四人而已押送本道令於作賊處明
示典刑梟首以懲餘黨以快人心何如問于刑曹○刑曹啓曰此人等
常有叛獄之心若於中路或有盡或同黨劫奪則有損事體京囚下送亦
無例典刑於此處後并延安囚者梟之於其街路何如傳曰依啓○三
公啓曰二十一日拜陵已定矣但民間時未收穫 大駕所經踏損之
處雖不多軍士等折取太豆秣馬之弊不無故前日已啓之請退定傳
曰自今月二十八日當為冬享致齋而允行祭時上下當沐浴來月則
日必漸寒恐未能沐浴耳此陵則無踏損處故前者亦於九月九日拜
陵如此之事三公必不念而啓之矣○三公啓曰 親祭之期臣未及
察焉刈取田禾及踏傷令將帥嚴禁且祭官亦令各司供饋傳曰知道
○憲府啓前事諫院亦論柳聯年金錫拈事不允○御夜對○日暈○
庚午 御朝講叅贊官李芄講大學衍義補因太宰均節之語曰我國
各司之物依橫看出入而近者繕工監炭每以不足引納又加定多至
三千三百餘石與恒定無異各邑責價於民買而納之其弊不貲古亦
裕用而今乃如此豈無所以竊惑之 上曰戶曹加定之意欲矯引納
之弊而民弊果不小也斗量作石故虛張其數斤量而受之何如領事

權均曰加定臣等以為不可而戶曹強為直啓也國用當量其用度不可加賦也今者自上無別用處而下人濫用故如是也大抵古之帝王以節用為大不節用則必加賦而傷財傷財則民受其害民受其害則邦本搖矣如此加賦之事不可開端也同知事許碗曰非特炭也他物皆如是一啓加賦之端後弊難防也特進官尹殷輔曰國用有定數而今乃如此不可不推其用處也掌令張李文曰炭及長竹清密皆引納其用處未可知也然不可不推故本府欲論啓而以既盡則不得不加捧故不啓也○傳于政院曰用炭事於經筵言之前者戶曹請加定自上亦以為未便但其公事謂不可引納故允之且祖宗朝納炭不為斗量而今者不欲濫受故斗量也然炭乃木物於一斗不多入石數雖多而用之無實前者欲以斤數納之勢亦為難而未果耳其依祖宗朝不量而納之何如問于戶曹○御夕講上曰近來武班堂上數少故適還其守公文臣在朝者亦少無乃多赴外任而然耶不得已差遣處則已不然則吏曹斟酌擬差可也特進官尹殷輔曰在朝武臣果為數少矣且如江陵等處俗尚文學不可不遣文臣驪州亦為英陵故自前遣堂上文臣而數少故雜差南行武臣當酌量而為之矣○臺諫

啓前事不允○戶曹啓曰國用炭自前依橫看斗量而用之傳曰知道
○憲府以及第尹溪居喪不謹事不承服請移禁府從之○傳曰外方
作罪入居人羣聚京中不可故本月初五日内下歸本邑事會已立法
慮或有子下去尚在京中者令五部聞見進告事言于刑曹○辛未傳
曰前拜光陵欲奉審陵上而大臣以為倉卒之間事不預備不可行也
上陵之舉則不可不為今拜宣陵令兵曹略定將士禮曹略為儀注欲
上陵奉審何如議于三公○辰初 上御思政殿庭試文臣以巳初為
限制表及製者二十餘人居首校書館正字李萬鈞加資其次賜筆墨
有差○三公議宣陵 親拜後上陵奉審 上教允當令該司略定將
士備衛儀亦當傳曰其言于兵曹禮曹○臺諫啓前事不允○壬申聽
朝啓牽馬陪吳繼甫擅入水刺間庭中擊錚罪 上曰何以為之領事
南袞曰此人欲伸冤而為之似與尹佐事相同也尹佐則其意故欲被
逮自理而乃以拒捕照律有異於其情故自下論啓減死也此人則常供
任闕內明知差備門之切近大內而乃敢擅入當依律也 上曰其情
則欲伸冤而已於僉議何如叅判黃孟獻知事李符知中樞府事韓亨
允右贊成洪淑皆以為敢入 御厨與尹佐之事不同不可赦也 上

曰其情則欲伸冤也然有後弊依律可也持平鄭彥浩曰吳繼甫欲伸冤而已無他意前日尹佐亦欲伸冤而已故論啓減死矣此人欲伸冤而論死臣恐其過也請更議南袞曰非如外方人不知闕內而妄入也此人則詳知闕內而擅入必須依律而使人人知其不可擅入闕內為當近來宮禁不嚴行道之人若欲經行則或由闕內而過去甚為不可也上曰吳繼甫情則欲伸冤而然也然出入闕內無所疑畏有後弊焉知其不可入而擅入必依律然後可防後弊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京畿仁川雷動○癸酉下義禁府公事曰李仲幹奸其三寸姪妻事管領以疑似告之且妻若失行則其夫固當痛憤而其本夫鄭諱謂之虛事其事于婢虫介少今畏罪誣服少今年少不可加刑而無事證何以為之其問于禁府○下上陵儀註曰奉審前後俯伏云待贊禮之唱而行之平且奉審時若周步則贊禮通禮誰當夾引問于禮曹以啓○政府啓曰兩界內禁衛兼司僕等自備糧留京例也而內禁衛宋仁貞等六人誤食官料戶曹將生徵非自食乃其官負之誤給也以驍勇軍一朝督徵則必盡賣軍裝而償之特令勿徵傳曰果非私食皆分防時所食而又

是貧窮之人當勿徵也擅給擅食皆非推考而警後可也○義禁府判

府事張順孫知事尹殷輔啓曰李仲幹事臣等見鄭譚婢虫介等承服于憲府招辭則云夜二更仲幹與譚妻不脫衣明燈同枕同席而卧我等二人在其傍見之臣等以為於其本夫婢見處與奸夫同卧之言似不近人情而以法司所推之事故方更推之鄭譚親自呈狀于本府曰吾常居家與妻同在而雖有病家事無不周知大抵此人雖愚不至於不辨人事者也推管領於憲府則曰譚不辨人事於本府則曰不知家事前後不同故臣等累請刑推矣憲府據其手本推之上教果當矣傳曰李仲幹事當初憲府請推以為不詳移禁府推之果鄭譚雖愚不至不知人事而雖其夫妻於婢子所見處明燈同卧理無之事也可知其虛事且管領亦因此致死亦為曖昧而虫介等亦畏杖誣服不可加刑至禁府之意既與予意同其改為啓目以啓當判付○臺諫啓前事不允○京畿抱川雷動○甲戌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李仲幹事所犯甚大輕易論放甚為未便傳曰李仲幹事以為關係而今禁府推之矣見其婢招辭則被推于憲府時畏官威誣服云且云仲幹與鄭譚妻明燈同卧若潛奸則必不如是也管領因此致死亦可哀也其本夫亦云其虛事干必不變辭而徒為殞命矣禁府堂上意亦與予意同故啓

而論放予不知當何以處之也又啓曰李仲幹事當初本府非但據管
領手本而推之也府中先有所聞未能的知為何人令管領聞見呈手
本則果是仲幹也大抵其坊內叔姪同居者非一三家必以此人指說
豈無所聞而然乎管領手本與本府所聞果同故推仲幹及其事干各
人則鄭譁婢少今豆加只刑訊一次比已承服婢由介逃匿不現隨後
推問時以明燈同卧納供府亦疑其飾招然兩婢之招似的實而鄭譁
婢於頓又於推捉時刺傷項皮佯為白死未幾逃匿謀免推鞫是亦可
疑也是以請刑推吾佐未_{妻譁}則以為事關綱常必移禁府今者禁府不
先窮詰其事干反推呈手本管領遽加刑訊三次而致令殞命本府不
知禁府之意所在心甚未安虫介明燈同卧之供雖似不近人情少今
豆加只之招既已近實今不可以山守_{領管}之死謂之無憑考而遽釋也
且鄭譁雖曰呈狀發明其婢子招內云有時發狂則不辨人事云則發
狂時其妻所為實所不知亦不可以此取實若仲幹實有所犯而幸免
則失刑無大於此如此大關風俗之事不可輕釋宜更窮推傳曰仲幹
事曾已傳之也但禁府以管領為聞見之人故推之至於刑訊二三次
而致死今當更推鄭譁婢子也然其中有年未滿者若更加刑則必不

變辭而殞命者多矣鄭譁雖有狂疾若在不發狂疾時有計料發明也
予則今未知當如何處之餘不允○乙亥政院啓曰拜陵後上陵奉審
而觀稼于東郊必至日暮請備植炬傳曰若至日暮則其備運炬勿為
植炬且近來軍令不嚴令兵曹嚴勅軍令而傳令宣傳官亦宜落點而
差之○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閭閻間小民隱微之事臺諫不得親自
見聞或因風聞或因管領之故而又推管領殞命未知禁府之意也事
干無稚弱者其妻以他人通奸事方被推而呈狀發明非愚而狂者必
不如是以此可知其愚且狂也况發狂時不辨人事則其妻所為實不
可知矣不可輕釋傳曰李仲幹事予意若年少者數多加刑則恐其殞
命也其言年未滿不詳察也禁府堂上非一人也必同議為之此事非
輕果可更推然加刑殞命未便故云耳餘皆不允○丙子日暈○丁丑
上將親祭詣宣陵兵曹判書金克幅禮曹判書許疏曰上陵時將士分
衛左右事會已入啓矣但以戎服並上陵前似未安將士則分衛陵麓
下兩邊而只令贊禮侍從及侍宦侍上傳曰依啓○許疏啓曰上陵奉
審百官先退未安少退外位待 上還小次後乃出何如傳曰知道○
許疏啓曰行祭時當 導上入自東戶復位時亦由東戶但殿中狹小

難可周旋贊禮請先出西至東戶引降傳曰依啓○行祭如儀上陵○
上具戎服乘馬還御濟川亭○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
鈞啓曰今已日晚若由東小門而還宮則恐至日暮請由興仁門還宮從
之○義禁府囚人及第丑溪上疏曰臣生於草茅絕無族黨朋友之援
待守極深極劣之愚以招物議以有今日至於問訊又皆承服臣之無
狀罪甘萬死尚蒙輕典於臣已優復舉何顏敢稱曖昧但以風聞之論
或有過情禁府推鞠例承傳旨况臣羸弱不受一杖非欲自辯於已服
之後竊伏思念病母年深所依唯臣而臣之貧寒亦惟 聖明是依伏
惟 殿下仁同虞舜明過亞聖倘蒙垂察於國人通稱之際念及於罪
疑惟輕之典臣非木石曷勝感激隕首結草非在所論區區微抱不能
自已禁府以決不回啓○忠清道溫陽鴻山雷動○戊寅全羅左道水使方好
義狀啓本月十六日倭船四隻自世尊巖出來臣即令各鎮將領兵船
分據諸島臣亦領兵船二十隻泊損竹島十七日鮑作干告云倭船四
隻至平斗島臣即分左右進逐自午時相戰至酉時二隻則為半逢箭
南大洋北走二隻則挾攻一船倭十一名內二名 劍叢勇逢箭墜落
一船十二名內一名逢箭執弓墜落皆沉於海其餘十九名皆射殺斬

首鮑作干一名右臂逢箭不深入所獲環刀長弓等物上送傳曰軍功
等第磨鍊事言于該司○黃海道海州瑞興豐川安岳康翎大雷電兩
雷交下或如大栗或如鳥卵○平安道甑山平壤咸從兩雷○夜電光
○己卯兵曹啓曰有軍功則例遣朝官宣慰也方好義捕倭固當論賞
請示三公然後論功傳曰議于大臣者功可賞而有可疑者也方好義
斬級多而無所誤所當行賞故已令論其等第也果宜令大臣知之其
一于三公○南袞議倭奴出沒海島伺便作耗邊將若措置失宜未即
擒捕則無以示威於島夷方好義此舉可謂不負朝廷委寄之意功在
可賞依兵曹所啓施行甚當至惟清權鈞議亦同傳曰皆知道○庚辰
御朝講司諫韓胤昌持平金益壽論漢城府堂上不可以武臣并差之
事 命適一貧益壽曰荒政非偶然之事而今則視為例事無別為立
條也近來比歲不稔國庫無儲發倉移粟亦為難也減省之事豈不大
有益於民者大抵苟存心於愛物物必有濟雖小弊皆可減省也 上
曰今年果甚凶荒減省之事戶曹當為之但常平倉我國亦可行也胤
昌曰各司所用皆引納明年又將凶荒則國家豈能每為昇平乎恐將
有大害也且臣為戶曹正郎時見之分監儲穀將為塵土臣意以此穀

支用而豐諸倉儲穀授儲於分監當矣且近日連有故不得數御經筵若朝講則接見群臣得聞過失與民間事也所當數御矣上曰近因齋戒果不御耳從容接見士大夫只在經筵當數御也○傳曰李仲幹事實爲疑獄禁府之意與予同而臺諫請更推之管領招駭憲府所供各異故至於杖死他餘事干皆云畏杖誣服且臺官之言鄭譁非不省人事而時時不察人事此事關於綱常不容不推耳但年少事干受杖殞命亦可慮矣其議于三公南袞議李仲幹被推事若果有之則舅甥間潛竊其妻其爲瀆亂倫理甚矣不可但己其婢子供辭雖云誣服一二次之間不應以其主所無之事遽至承服且允祚席間事騰播於外者未必非家中之人傳說而致然今鄭譁家事實是誣陷則以婢僕誣陷其主亦是大變此二者皆關風教若不窮竟事歸矇矓所係非輕不可不窮使有罪者毋得脫免於治道幸甚李惟清權鈞議同傳曰李仲幹事大臣當更推云且其婢子刺項逃避甚爲綢繆此乃虫介耶互加只耶其以此人更推判付可也○傳曰司諫言當勤御經筵此言是也然晝夕講經筵官但讀訖即退不可也六曹堂上幸有取稟公事於晝夕講啓之可也其言于六曹○傳曰種子換租事上下意皆不欲之

不必待監司更啓也百姓不知納官與否尚不收穫其速以不換之意
下書京畿監司且常平倉非戶曹不爲也民自不肯然凶年至此其議
于戶曹○領議政南袞啓曰今日以日本使臣押宴進去矣宣慰使言
倭人之請有二商物則已買三分之一矣船隻則未遂願欲將於餞宴日
更請禮曹當對之臣亦當曰約條已定不可改也但對馬島主不能禁
戢其下屢犯我境今亦犯邊而被擒於方好義此事閑說何如且盛重
乃對馬島主同生也桀驁莫甚今日餞宴不參矣然他日無國王使臣
處以此作賊事嚴辭責之曰何不禁下屢犯我境耶以折後日請船之
意而且以斬首示之何如此臣所念於懷者幸議於諸大臣何如傳曰
其以所啓之意言之且彼不能禁下屢犯我境尤不可改約條也以當
如金石之意言之可也盛重處見說之事雖不議于諸大臣所啓當矣
○傳曰漢城府堂上左尹例當通之然判尹柳聃年曾為叅贊其復為
叅贊○諫院啓前事不允○領議政南袞禮曹判書許琬叅判黃孟
獻等啓曰臣等接宴日本使臣酒半出袖中書啓示臣等觀其意欲加
賜歲遣船隻數如舊言甚懇切臣等曰約條已定國家守之堅如金石
不可更改况對馬島不念國恩縱其賊徒使寇邊境被邊將斬獲豈可加

賜也彼人曰海中諸島多寇邊之虜豈必對馬島哉今若使盛重見其
斬首則可知其其島倭矣壬午癸未年間來請加賜未蒙允許其人還
國受罪吾等亦恐受罪是閩且年年來請亦豈無弊於本國乎臣等答
曰雖每年來請既定約條不可更改許硃啓曰景林東堂出書契據前
日太原東堂請其姪佐馬島授職故事乃請其姪孫八郎授職其事有
異外國之人事不如意者亦多而今又不可則缺望矣若請授職依願
何如且太內殿愚室示書契曰商物烏梅木六斤之價布一匹似落價
失本故不買而還吾等刷還漂流民物有功且商物數少乞增價盡買
云果漂流人刷還誠為有功非如曩時泛然來朝之比也且商物數少
只烏梅木石硫黃等物而已不買而還則於國體埋沒請增價買之何
如且景林東堂以為使盛重見其斬首則可知其其島倭也若知之則
斬餘寇來獻傳曰所啓知道歲遣船約條已定不可改也授職事與太
原東堂有異依願授職以慰其心可也大內殿使商物以禮曹所啓言
于戶曹增價買之使盛重見斬首事彼若詐曰不知某處則不可也姑
以所獲軍裝衣服示而諭之若更請見之則可令見之也○戶曹啓曰
前設常平倉時百姓則貧不能施富商大買以百姓名字取利其後禁

不得施放廢之至今若設立則別有處置矣傳曰常平倉節目更為磨鍊以啓廢尚道盈德真寶清河寧海興海等官地震清河寧海有聲如雷屋宇搖動○平安道祥原雷雨雹平壤嘉山中和定州博川兩雹○辛巳禁府啓曰李仲幹事干歎譁婢於屯曾已逃去不得捕捉傳曰願相議婢子誣陷上典亦是大變所當窮推於屯逃避其情綢繆督現推之○御書講特廷官趙玉崐曰內需司長利十餘年前朝廷以為弊及於民而革之納其州倉已錄會計而近者翁主出閣之時內需司請以此穀出而賜之當初革罷既與朝廷議之今賜之亦當使朝廷知之臣等擅便行移似未便 上曰以歛散為有弊故收入州倉非皆屬公也當令考之○傳曰內需司以為其見在官倉者請移用于本司逃亡物故不得受者自司捧納則似歛散請官為催納戶曹當據此行移給見在之數若難給則折價給之○戶曹啓曰日本國使臣商物價一千六十三同南万所儲縣布其遺存者無幾臣等深有隱憂故累啓之矣大抵買賣情願不必強買烏梅木六斤之價縣布一匹盛重以為少臣等意不買可矣若以刷還漂流人為有功而必增價買之梅烏木四斤價一匹似可矣傳曰改磨鍊貿易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

壬午禮曹啓曰昨日遣郎官持示所獲軍裝于對馬島特送盛重則曰
觀此皆非本島之物對馬島外諸小島星列作賊者必此小島倭奴也
然前者八郡三浦書契色代官蒙本國厚遇之恩故能禁戢下人及諸
島倭人使不得侵寇邊境若本國如前接遇盡許歲遣船則必不如此
且本國人九名退計四五年間漂泊于平戶郡島主欲解還但本國不
錄刷還之功其復解還與否未可必也且欲見斬首令見之不妨因言
之曰刷還人物乃兩國相好以信豈要功賞云可矣傳曰彼謂其軍裝
非我島之物此必不直也欲見斬首則當令見之且以啓意言之○傳
曰戶曹以咸鏡道今年稍稔納穀之際必為擾亂故請一切禁止然既令
貿納即又禁之則似乎欺人且後凶歉又令納之則是彌令不一若必
禁之當以末年限更議之○御少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癸未戶
曹啓曰納穀令以正穀納之若以佩飾不緊雜物誑誘愚民取利者必
多而內需司書題持木縣十五同往貿恐有猥濫之弊故令禁持雜物
者也非禁其納穀也且常平倉羨政也前開此法所貿木縣積在架上
今已四十餘年尚未換穀况軍資太竭至為可慮前欲以一千石分給
而慮富商大賈冒名受之利不及民故五部不能檢舉冒受者論以制

書有違律掛榜則商賈畏法而不受貧民亦不肯受以此罷之然自上若欲行則行於京中耶畿甸凶荒已甚亦並行之耶傳曰買穀事知道且常平倉乃美政而於經筵亦有言之者然富商大賈冒名取利貧民不能納故立法矣京畿民亦可納也○戶曹啓曰今年荒甚轉運之際糜費必多似不可為也姑以京倉米一二千石試之于都下何如傳曰並以京畿來稟故言之矣若不並令京畿納之則豈必定限但立法待民之買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先○慶尚左道水使吳世翰狀啓倭船七隻依泊于男妹島不無窺覘作耗令各浦防備待變矣傳曰日本國使臣出來則倭船必從而現形今又相繼現形其意難測况秋月牧場刈草之時不無窺覘作耗之患本道人民視倭奴為輕忽禍生所忽毋視尋常曲加措置事下諭于全羅慶尚左右道兵水使可也傳曰前於經筵有言 祖宗朝闕內置司道寺必有深意前者問于戶曹則今為衛將所也今若復立則當限石數置之新舊換用以復 祖宗朝深意何如言于戶曹○兵曹啓曰碧潼甲士宋石等斬獲野人推之則宋石言曰先時見彼人則必相言笑而去自驅逐以後彼人見我人則輒疑先目發矢故不得已與戰斬之彼若先發而斬之則當論其功若不

爾而斬之則恐生邊釁難可_乎之而又不可刑訊請議于大臣傳曰令
議啓○以柳昉年為議政府左叅贊黃孟敷為漢城府判尹李沆為右
叅贊朴濠為禮曹叅判尹倬為同知成均館事金希壽為大司成李思
鈞為同知中樞府事成世昌為僉知中樞府事○甲申臺諫啓前事不允
○禮曹啓曰倭頭見之於盛重則云腐爛未可知也且此非本島人也
乃外島人也島主雖令禁戢不能也若許歲遣船糧料有餘則必用心
禁之矣傳曰知道○濟州牧使金欽祖上疏其略曰謹將旌義大靜舊
設之弊新術之宜及點馬別監之弊略陳其由建都設城必擇地利審
形勢而以人和為貴今觀旌義大靜之營皆設於平原則其不擇地利
明矣兩城周圍千有餘步而廣大空虛保守甚難則其不審形勢明矣
兩縣城外皆縣邈荒野人家鮮少二十里之間煙火不得相望則雖遇
變故何以相救其不得人和明矣兩城之中俱無水根而遠汲於五里
之外忍凍冒暑遠汲之弊不可勝言而遇火災何以救之遇不虞何以
持以且兩縣公廨及國庫皆以茅茨為蓋若遇火災延燒豈可撲滅往
在乙卯旌義失火兩倉雜穀燒耗殆盡多至一萬三千五百餘石而只
存五千餘石此已徃之大驗也臣更採其建置之由旌義則必以水山

防護所要害為慮大靜則必以遮歸防護所相救為慮欲為首尾相援其在全盛之時民物富庶軍卒精強則有所恃矣今則殘弊日甚兩邑數百里之地皆為荒穢往年軍額六千餘名而去年改籍僅至四千軍卒日減衰弱若此臣意以為旌義之西五十里許有靈泉館間於兩縣之中常為往來止宿之所以形勢言之則館之東軒遠壑深險自北而南水繞絕壁疊嶂高峻而擁遮東南與西歸所僅隔十里望海甚便而彼賊無由窺覘此真可據之險而天府之勝地也以人事言之則民居田藏皆在東南農作甚便若移鎮於此則半面據險半面築城有水有人保守不難其移輸營築雖有小弊船運為便石木則跬步之間伐取功省已有館舍不可更構所可營造者只稊庫官廳公衙而已移設之利如此若拘於初建之失徒守無人無水之域只以三旅名存之卒自守不給何暇分力往救水山乎設有圍城之變則倉卒之間雖欲疊入遠村愚民聞聲駭散誰肯忘生而自就死地乎軍卒亦難堪飢渴鎮將雖勇安能獨當乎水山所城內狹窄只容一旅之衆而內無軍需之儲外無疊入之民本非長久固守之計也若如前朝之季我朝之初倭賊來侵自旌義列艦至于大靜竹島則兩縣數百里之地皆為賊藪豈能

當乎移鎮靈泉則水山雖遠勢固兩全以一旅仍留舊城候望賊變以
為左右之援以一旅與西歸所一旅合防本鎮以為強幹之備如有東
西不虞之變以一旅留鎮合村民守城以二旅出入奔救則水山之所
亦得保全豈不為長以萬全之策乎又於大靜有事則往救亦便矣如
大靜本以三旅之卒元額多闕只存三分之一三處分防萬無相援之
勢如遇不虞之變雖聚三旅之卒廣濶無人之城必不得保守况城中
本無水根是豈永鎮無虞之計也縣南五里許獨山聳峙名曰把古其
下有泉湧出不渴即今汲水之地也三面皆峻險絕壁而人迹所不能
到真天作之險而東西則間有空缺兩處相距僅二十餘步若連築接
險則三面守自不煩軍力矣獨南面平行距海口十有餘里跬步間
登後崗則可以坐望遠海寇形止候望甚便若移鎮於此則只守一
面軍卒雖少可得保全其移排之事五里之地只輸舊材仍舊排置功
力自省取辦甚易且與匪歸所不至隔遠此兩邑遷鎮之利害不待智
者而可占矣且茅茨為蓋已經失火之變而猶不懲前更不為陶瓦蓋
屋以備陰雨火災之變年年修葺徒勞民力貽弊無窮臣意陶瓦所供
之費供辦無由若寬公賤二年身貢以自己應徵之事出助供役則不

煩民力而燔造兩縣國庫公解皆得蓋瓦永無火災而積年民弊亦從而頓革豈不為長久安寧之術乎其身貢雖繫於經費不過一二同而已三邑馬價徵貯之數不下九百餘同而徒付會計陳陳相因雖費二年之貢實無所損也且戎政莫急於馬陸地場馬則有同野獸點考之時多定驅軍必經月驅入散點憑考前籍得知生產物故之數必遣官點檢矣此島則不然馬匹皆有字號牧子等各以字號分養生產物故二來告其匹數增減常時歷歷洞知節制使春秋巡點并錄方孕者逐生成籍啓聞頗無虛踈之弊也點馬別監之來一從前規不過如是萬無更改加減之事節制使則私屯及山林散放之馬貢進當否常時的知情實故巡行時私屯驅點本不舉行點馬別監則私屯及山林散放之馬未知虛實皆驅聚待候正當農月各處私屯驅聚候望動經旬月艱得一二匹而僅備進貢徒為廢農民甚苦之自古稱點馬明年失稔臣之來茲今已三年果如人言國屯田不可廢而點馬適當農時役煩力分彼此奔走猶恐不及何暇及私此三邑之民所以冤憫不已而其餘供頓迎送之弊亦難以枚筭不必遣官貽弊以增民怨也臣今考地形民戶及泊船浦口并圖以進形勢利害民居凋殘船路險夷歷歷

可驗目觀殘弊利害不容默然○乙酉 御朝講侍講官鄭應麟曰各

司引納此實加賦百姓於常賦尚難辦納况引用乎以此民不料生國

用宜從減省 上曰常平倉立法已久而富者畏法不買貧者自不能

買故不得行每欲與大臣議而行之也領事李惟清曰 成宗朝欲行

此法特以所納之木當用准尺所受之米亦皆腐朽以此民不肯焉因

循不舉矣掌令沈義欽曰常賦之外加賦甚多以一物言之則常貢之

炭一歲四千餘石而加賦又二三千餘石年年引納百姓困矣况今歲

凶歉民不聊生雖常貢亦且減省况加定乎 上曰引納有弊故前教

斟酌戶曹當察之也且濟州牧使金欽祖上疏移鎮及勿遣點馬等事

政府當知而處之移鎮雖重難然觀其疏意誠不偶然可從之則從之

無妨矣○政啓院曰常平倉事於經筵未有一定之論敢稟傳曰常平

倉事富者畏法而不為貧者無木而不納以此不行矣但當立法不須

分貧富也今日經筵亦有云出納之際但當防其奸偽此言是也金欽

祖上疏議得時并議之且欽祖必熟視其弊而言之可教合坐與該曹

議之○下兵曹單字曰軍士取才重事也三司當俱往而都摠府全不進

參當次官推之○三公啓曰金善孫擒敵論賞事果當矣彼賊只七人

而我入則倍多只使斤候而擅擒則不可論賞也然其軍所供云彼人先射故不得已射擒此不可窮推邊方之事若不示以功賞無以勸獎以弓矢微物賞之何如傳曰其言于兵曹論賞可也○御書講侍講官鄭應麟因講大學行義曰此云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漢之呂氏霍氏王氏梁氏唐之武氏之亂歷代昭昭自上洞照大抵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君若不勝人情則馴致於辱及王室近間戚里之人貴寵過盛大臣已啓之矣若不預慮而至於盤據則無及矣宴安之中尤所當省○御書講侍講院啓曰判尹黃孟獻曾有物論且漢城府如六曹此人不宜陞叙為長官請改正傳曰黃孟獻雖有物論曾為六曹及詔獄堂上且為二品亦已矣知其可當故為之不可適也餘亦不允○三公啓曰金欽祖上疏內事臣等與該曹啓之矣然移城形勢豈可以上疏知之也方有寧李允蕃李耘金錫哲曾為牧使請與之議且上教以為常平倉之不分貧富之教至當然富者易納而貧者不能納故戶曹立法欲抑富矣大抵市准木使便於貧民允所受之米亦不以腐朽務便於貧民則可矣傳曰濟州移城事當與其人等議之也且常平倉事以三公意言于戶曹可也○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狀啓祥原

居幼學羅奎妻操行純篤夫亡從死所宜褒賞○分遣史官內官摘奸刑獄○日暈

十月丙戌朔政院啓曰文武樓藏金生書石本近因印出一角缺破一字無畫不可補之請改刊他石傳曰依啓○臺諫啟前事不允○丁亥傳曰平安道節度使曹閏孫以病呈辭老親又加病云邊將若至身病則當令調保此則母亦有病此人去就實難其遣史官收議三公領議政南資議平安道今當驅逐之後堤防之緊倍於他時且曹閏孫於驅逐時分道入驅既辦其事繼而有本道節度使之命國家委寄之意亦隆矣况當冬月江冰將合正虜人棄豐竊發之時今若曲循人子私情而命適之則是近於臨陳易將恐有虧於大計今姑下諭勉令盡心莅職其病毋治療等事別施恩典以慰其心何如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議同○下三公議曰三公之議同矣常時則只以予意勉慰居職而已此則三公之議並錄諭書末端使之知悉而慶尚道觀察使處閏孫母病救藥事並諭之○御夕講特進官成雲曰兩界不無邊釁軍糧全乏所當預為措置也今聞咸鏡道豐稔縣布一匹直穀四五石宜別遣朝官買穀以補軍資也且 祖宗朝闕內如今臺諫廳及西所乃積

穀之所廢朝蕩盡無餘也若有事則蓄積不可無也軍旅調發比道尤甚而其民不務儲蓄不可恃民間之儲而官不買儲也 上曰若有邊釁理財之事固當為也如不得其道弊及於民別遣朝官恐為有弊雲曰若遣剛明朝官民間一匹之直雖至四石而公買以三石為準則豈有弊哉○臺諫啓前事不允○戶曹啓曰常平倉 上意欲不分貧富果當矣然市直則一匹纔得十斗常平倉則至於二斗雖日出千百石皆富商大賈所買而不及於貧民敢稟且闕內有司道稟寺 祖宗朝深意也 成宗朝移御昌德宮乃於古吏曹為司道稟寺而此司道寺今作西所矣若分兩處則勢似所難而復修西所亦時屈舉羸恐未為當姑待豐年何如傳曰常平倉非欲分貧富也亦非不分也待三公之議戶曹斟酌為之司道稟寺事成雲之啓也此果有深意西所可移處問于兵曹○戊子傳曰非親祭則齋戒之日推考刑殺文書外他餘公事猶可出入毋使積滯○下戶曹公事曰咸鏡道買穀補軍資羨事然亦有被水災處非盡稔也且官買督納之際不無弊焉古人云豐年不如凶年公私償債費用如舊而又加公買與凶年無異遣官斗量則使命往來亦不無弊今年姑停之待明年之稔為之何如且平安道節度使曹閏孫已公

調保治事而方有邊釁箇滿必適則無委寄之意矣然箇滿已盡而不適何如其議于三公南袞議買穀民間與使命往來皆不得無弊誠如聖慮但今兩界儲峙不敷雖其存者皆為虛張其數脫遇事變軍無見糧誠可寒心況今胡虜構怨於我者非一二雖早晚當有邊警若不預措置則臨事必至狼狽聞今年北道大稔縣布民用之最切者以有易無似不至於有弊失今不圖則明年之稔又未可以必該曹所啓及其收歛之初未費用之前送布買換分積於都會官仍遣朝官計量置簿以備緩急之用凡為便當大抵王者任人以於其職然後可責成效我祖宗朝邊將亦有十餘年以任者如得其人則勿計箇滿專委一方之責有何不可惟清議待豐買穀補軍需軍國大計也咸鏡道農事今年雖稔道內各官盡數豐稔與否未可知也官為買納非私相買賣之事不能無弊古人云豐凶皆病唯農家為然今年姑減數買之待明年之豐優數買穀何如且西北國家門戶委寄之者必選擇而送之平安道節度使曹閏孫咸鏡南道節度使崔漢洪北道節度使李苞將才特異素孚物望者也雖箇滿何必依例適之古之賢將至有三十年未還者不適為當權鈞議兩界軍需不敷不可不豫為優備咸鏡農事今年稍

稔明年稔否未可逆料依該司之啓買穀為當但買穀之時務令便於
公私使民無怨事并論何如且西北皆有邊釁主將要須久任久任則
虜情邊俗無不悉知之矣曹閏孫雖箇滿仍任為當傳曰官買非如私買
慮其有弊議之則大臣亦以為當減送以三十同減半送之可也當用以
市准勿使民怨苦也守令高重奸吏汎濫所當痛禁奸吏泛濫則並守
令重論也京朝官亦未必分遣一員足矣右相使民無怨之言并入于
公事○兵曹啓曰西所無可移處只有空地在紫門前故殿稟傳曰
雖有公地今時營繕為難予意非欲移司導寺也但欲儲米於闕內而
已此 祖宗朝深意也入百餘石處有之乎問于兵曹○兵曹啓曰闕
內諸米處有空廊在春秋館墻外傳曰知道量數入置令軍士守之事
言于戶曹○傳曰兩界兵使固可仍任仍任事但捧承傳而已則必不
知仍任之由今知製教製論書曰驅逐後防禦緊重邊釁不無卿等用
心盡職得人為難非徒予嘉之朝廷亦然茲以仍任且戍邊將士防禦
甚苦予甚勤念卿等亦可撫恤且單貼裏二領裹肚一領黑忝皮唐靴
氈具賜給事並論之仍命平安咸鏡北道納衣八十領魚膠二百斤箭
竹四萬南道送衲衣四十領魚膠七十斤箭竹四萬閏孫母藥餌食物

賜給事並命入其教書○傳曰方好義遣朝官宣慰與否問于三公○
己丑慶尚道水軍節度使吳世翰狀啓甥妹島依泊倭船七隻本土入
歸矣○咸鏡南道節度使崔漢洪狀啓別害堡形勢若復大水則非但
衝破城壕亦將沉沒倉庫請從民意待明年移築○庚寅親傳冬享
香祝○禮曹啓曰石硫黃初欲買三分之一昨日還之倭人大怒若更
發怒然後買之則國體似傷而且虧待夷之道請買三分之一傳曰其
言于戶曹○戶曹啓曰咸鏡買穀減餘布之數以二上同入送禁奸吏
高重將遣朝官斗量事改為公事以啓布皆准尺其地所貴民必樂買
矣且司道寺一年供上外餘米一百石也請以此米移積於闕內軍資
監則無粳米白米傳曰知道闕內儲米相為代換不使腐朽而今司饗
院看掌事已傳教矣依戶曹所啓以司道寺所餘米儲之○咸鏡南道
節度使崔漢洪狀啓彼人進告曰童他時哈以驅逐時其衛人八十三
名被害懷憤滿浦等處將作賊防備諸事倍常措置○辛卯傳曰大
妃殿進上中造米各五十石輸送于本宮且眞荏子眞麥各三十石荂荳
木麥米各二十石輸送于內需司王子女出閣時所用諸具辦於內需
司而內需司無儲故令輸送耳○臺諫啓前事不見○壬辰聽啓覆

啓吳繼甫水刺間擊鋒事

上曰情雖伸冤法當依律然左右之意如

何戶曹判書安閏德曰此人雖有罪然初不知其法至此故敢為之好
生之德宜從輕典大司憲孫仲暎大司諫南世準等曰若無知鄉民不
知禁密而乃入則猶可賞矣繼甫則可知大內遠近若不依律後必有
無忌者工曹判書任由謙曰情雖伸冤當依律李沆曰此欲伸冤律雖
如此當自 上斟酌 上曰此人初覆左右皆言當依律若物情如是
則奈何申公濟曰雖其情如是然事關後日當依律 上曰若關後則
當依律也○三公啓曰方好義例當宣慰但金羅道以量田使命騷
擾又遣宣慰使則弊尤多矣以此不遣之意並諭于好義何如傳曰知道
○三公議濟州牧使金欽祖上疏言旌義大靜等邑移設事與親見形
勢者議之旌義之距牛島大靜之距加乙波知島皆不遠其初設邑必
近兩島者欲為相保也今者大靜欲移於把古山下距古縣纔五里輸
運材瓦便易而其中有泉移之固當若旌義則不然欲移于靈川館去
古縣五十餘里運輸不無其弊而亦不得保牛島且距濟州四息程也
萬一有變則不得相援也况一時並移弊必不賞今移大靜旌義則
待後日京朝官往來時令審察民情形勢然後移之似當矣倉庫蓋瓦

事與該曹議之不收數年奴婢身貢燔瓦蓋覆似當點馬事馬政重大
海外絕島時遣京官省察極為便益不可不遣且大靜倉庫蓋瓦事必
知首尾然後乃可竣事金欽祖箇滿臨近此間勿濇何如傳曰大臣之
議甚當但或令即移或待京官更審似異大抵移邑不必及汲俱竣後
日京官審往移之何如欽祖箇滿則豈可不濇近者兩界主將箇滿不
逆方有邊釁故也此則更議以啓蓋瓦事移鎮後猶可為也點馬事甚
當○咸鏡道觀察使韓效元狀啓富寧地石峯烟臺八月初九日雨雹
雷震烟臺土字板子三葉破取軍人薛勿金等移置他處而梁好江髮
際被燒肉色焦黃右膊上有痕如篆文○癸巳 御夕講參贊官丁玉
亨曰京畿飢饉莫甚倉庫虛竭今若督納公債民生尤困不納則無儲
知民間疾苦莫如守令守令開陳弊端斟酌用之 上曰今年凶荒災
傷不可失中必須得中可慰民心參贊官李堯曰國儲虛竭非但公債
縣布亦然今者倭人所買去南方縣布一千二三百同而遺在只五百
餘同矣戶曹深以為憂謂不可盡從禮曹則為其發怒不可不買若每
慮其發怒買其無用之物則國儲將竭矣石硫黃初欲買三分之一又
改三分之二又中止復留使彼人知朝廷號令之不一甚不可也近又

有稱琉球國使臣將至琉球安南中國以識禮義待之亞於我國今觀其書契與倭人文字無異其商物皆倭國所產國家儲峙有限彼求無厭甚可慮也 上曰此言果當戶曹慮其過貿而禮曹慮其發怒大臣之議亦與禮曹同故不得已貿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今見成鏡道觀察使啓本言雖不至災傷農事不實云若又貿穀則必以為難官貿必多民弊今年姑停待明年貿之何如問于戶曹○傳曰待夷重事貿倭商物再三貿易號令不一予深以為未便李芑亦言其不可此言當矣今後若有別請答以非下人所可轉達可也不然則彌令國體皆有虧損而南方縣布亦且竭盡大臣禮曹來會闕庭時論之○甲午戶曹啓曰貿穀便否今日三公六曹以都試會于訓鍊院議之則成鏡道民性不務蓄積雖豐稔之歲一時費食矣今豈可不貿明年失農則以所貿之穀救之若不失農以補軍資無所不可傳曰昨日見成鏡道觀察使啓本而議之諸議如此則貿之可矣○傳曰災傷差錯守令自以為必罷不治官事其令戶曹速為磨勘令刑曹照律○臺諫啓前事不允○三公議旌義大靜移役事金欽祖今臨適矣新牧使赴任更審然後移之當矣傳曰知道○乙未 御朝講○傳曰近來盜賊興行故立斷

筋黥面之法欲以止盜而刑曹言以此治之者只二人京城之內盜賊橫行論以此法者皆書啓多論人家疎密並皆伏兵捕獲可也○傳曰梁鴻公事監司以疑獄取稟而刑曹以今孫等殺人時梁鴻亦察故請加刑觀察使猶以為其囚已久而刑問六十二次不可加刑議于合坐且近年凶荒盜賊可慮且廢執罷巡軍而行伏兵故京城內無盜矣巡軍則喧噪故盜賊皆避略定巡軍以其餘軍出奇設伏則盜賊可捕亦議于三公○御書講○司饗院提調尹希仁啓曰去月十四日世子會講後下膳于翊衛司本司負曹光遠等食其脯或痛頭腹嘔泄下人食者亦然若非毒肉則必毒虫遺溺而然也請諭各道精潔乾正傳曰至可驚愕其諭各道且何邑所供耶若其有餘更試下人○傳曰兩界納衣等物已令入送但予軫念士卒之苦戍而鎮將戒飭防備之意未及言之詩經有言此情之語其入諭書可也○政院啓世子宮前用餘無有同時所納之脯試人無毒矣左副承旨李堯啓曰曹光遠巨甥也聞與光遠同食脯患苦之人並食鷄肉輒腹痛曾聞雞肉為蜈蚣為噬則有毒以治蜈蚣之藥救之至吐鷄肉得蘇恐非徒由脯而然也傳曰脯肉事推之無據若雜他肉則所當痛禁也傳于李堯曰若止食雞肉則無

所疑矣此則並食脯肉當推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丙申三公議欲
罷巡軍為伏兵 上教至當但計收柱貫牌軍外以其餘軍為伏兵似
草略擇任巡將而出從事官加定軍士以之捕盜傳曰言于兵曹○傳曰
今年京畿平安道失農尤甚臘肉減除而於京近東西打圍事兵曹亦以
為然以此論兩道觀察吏且守令依憑臘肉動衆出獵者痛禁事並諭也
○臺諫啓事前不允○傳曰十六日將觀射于慶會樓下武臣堂上堂
下官分邊試之優等各四人當賜以馬匹○兵曹判書金克幅以典籍
權璠司評全彭壽禮曹佐郎姜銓擬北道評事以啓傳曰評事乃掌書
記也其任至重必擇差然後及其適來朝廷亦當與議邊事其改擬以
啓克幅啓曰五六品中無可擬者孝文院博士柳忠寬藝文館待教林
鵬可當不可擅擬傳曰無准品之人則亦可陞授也○以許寬為弘文
館應教金鏐為副校理○丁酉傳曰醫女有役之人而順天府使金麟
明擅自率去憲府其不推考耶問之○命停年終火山臺○御書講○
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衛將李耘前以過惡見罷叙用固為未便況為
衛將乎請改正鏡城教授安處順多誤行免罪亦幸可削於仕版豈可
以微官叙之乎請改正傳曰李耘雅可為衛將安處順正科出身豈不

可為教授平不允史臣曰處順有孝行先是以弘文博士為母乞縣
中守求禮坐光祖等事罷還居鄉母死廬墓毀粥哭泣三年一鄉稱之
○黃海道觀察使尹止衡狀啓海州延安等官旱氣太甚禾穀焦枯難
以賑救且明年種子亦無出處稍近忠清道沿邊各官新納穀五萬石
請漕運○戊戌聽啓覆○三公議梁鴻女雖為父許寃詳觀推案則謀
殺明白刑曹公事是也○下江原道觀察使狀啓曰平昌縣南義同父
子以入居見抄懷嫌殺李延齡其令速推○臺諫啓前事不允○平
安道觀察使狀啓孺疫死亡人自七八月以後肅川二十三咸從十六
陽德十七嘉山三○已亥 御朝講掌令沈義欽獻納金希說論前事
不允更啓不答 上曰聖節使越江臨近先來通事尚不至方有邊釁
恐為賊兵邀截每以為慮自後赴京使臣子弟必擇有武才者而知女
真漢學通事雖有定數亦可加率領事張順孫曰臣亦赴京頗知之矣
雖不能速發今月望時當到而至今不來可慮右叅贊柳溥曰平安道
觀察使狀啓云先來通事二十八日當越江云若於東八站有聲息則
義州必馳啓矣此必在中原未得竣事而以留不發也且前者朴英赴
京還來時遇賊英之行有一人驍勇乃獨當彼皆潰散所率雖多不如

一人之勇也今行亦可於數內擇勇者送之○傳曰正朝聖節使之行
彼人亦知其期或有邀截甚可慮也今次正朝使之行則已定自後行
率去之人如女真及漢通事雖不可改然如軍官子弟及雜人擇武才
者送之○御晝講○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世子退饌食者皆病云不
勝驚愕精乾封進事也片脯諭于八道然如此重大之事豈可如此而止
哉令司饗院考其道封進治罪其道觀察使為當且監膳提調內官不
詳察所掌膳夫亦不謹請重治其罪傳曰世子宫脯肉事司饗院提調
已啓自 上亦駭即招薛里問之則云乾物封進雜置一器不知其道
封進云令政院以其脯與人則無毒云然當令司饗院推其所自來也
監膳提調內官及膳夫當推之餘皆不允○傳于政院曰三道節度使
處賜給白紬裹肚以無狐皮不能內拱但濟用監必以虫損不用故以
無稱之雖虫損可裁作用之其言于尚衣院○庚子弘文館副校理金
鏐啓曰臣年六十且有眼疾常時不能多見文書近為弘文館校理今
當經筵番小字書全未得見况陰雨之日尤難見之敢辭傳曰今則自
上亦不讀豈不得為進講乎勿辭仍傳于政院曰進講時自上亦一讀
而大臣以為不可故今不讀而經筵官只再讀而已然張數少而再讀

似未便自今多其張數而今經筵官一遍讀之何如其令弘文館官負
議于經筵堂上○夜一更白氣自良乃至西方布天○辛丑政院啓曰世
子宮進膳脯肉事問于司饗院提調則非有標納而藏之一器未知
爲何道所進也問於監膳提調內官則亦如是云傳曰初果雜置則推
之無據矣但其日所食者非徒翊衛司官負也至於宰相與侍講院官
負皆食而無毒政院亦取其餘試人無毒此甚恠也左副承旨李茂啓
云恐是鷄肉之毒也食鷄肉者獨曹光遠耶權憶權彬亦食之耶其
問之○弘文館以經筵堂上之意回啓曰進講時自 上不讀而下人但
讀一遍則近於苟簡請依前例令進讀官讀二遍○左副承旨李茂啓
曰雞肉事問于翊衛司官負李麟只食雞肉而其脯與及則病而麟
不病權憶新見脯肉爛熟異常欲不食也但於空腹之餘喫三片以其
餘與奴則奴主皆病曹光遠脯肉雞肉並喫得患尤甚云政院又啓曰
此人等以脯肉患苦的實不小進上至於如是至為驚愕各道進上
置一器故果難摘發治罪請自公公於脯肉火印或於未乾前著標史
臣曰此事所關甚大當推提調及監膳內官膳夫等以警不謹之漸可
也而政院前啓雞毒後啓脯毒又進煩瑣之言何哉惜乎履霜堅冰可

不謹哉○下刑曹公事曰奇叔騫所告無辜之民當被罪矣但叔騫前告黃海道之賊乃為大賊今雖誣告不可以是加罪若然則彼黨聞之必快於心矣而防後日告盜之路結案後議於啓覆時耶以死罪以下相當律罪之耶其令政府議之○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兪○壬寅聽啓覆左副承旨李芄啓任實縣囚生負黃台輔打殺昌平書負權方罪照律絞待時仍啓曰此推案多違端身死日時且未辨矣上曰何以為之領事李惟清曰當依律刑曹判書沈貞曰監納還上而以訓導監納下吏不恭打腮常事也權方身死日時或云初六月亥時或云初七日日出時與亥時大相違當更推惟清曰既已服招何可求生道同知事許碗曰還上監捧時惡權方侵虐而打腮豈過哉且一家宜知身死時刻而言端似違死生關係可更推也吏曹判書尹殷輔沈貞許碗持平金益壽曰亥時與日出時豈不得辨而推案違端如此可謂疑也大司諫南世準曰外方果難辨時然亥時與日出時豈不可辨哉死生關係當更推也上曰告死之時有異更推可也○傳曰明日及明明日大內修理時軍人令該司備酒饋○傳于政院曰十六日觀射優等堂上官高自謙金義亨申玉亨方輪四人以上及堂下趙安國韓起漢洪處

誠安伯墩四人以上各賜半熟馬一匹傳于政院曰承文院禮曹皆以
為聖節使先來尚未出來正朝使來二十七日當發程故通事安鏡押
解當去矣然別遣通事一人先押唐人二名晝夜馳赴遼東交割而仍
探問何如若於未越江前聞聖節使來奇則亦可勿送此意言于禮曹
及承文院聞聖節使之行為兩水所阻使未及聖節而入歸無乃禮部
以不及期繼責拘留歟若於東八站為賊遮截則義州亦必馳啓矣且
中原太監同生及本家每以護恤為言無實事至於天使出來暫加護
恤天使若聞則尤不可也今正朝使之歸太監數及職秩生死聞見而
來令本道別加恤典○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外方災傷差錯守令
等戶曹已啓下刑曹照律矣前例以災為實以實為災十卜以上並罷
而前年有議以災為實則弊及於民以實為災則國穀耗焉今若不罷
而後復以此罷之則法似不均若以果重不罷則似廢○祖宗之法將
此意收議于三公○禮曹啓曰聖節使至今不來可為憂慮抑以公貿
易未畢而如是耶押解官安鏡止朝之行入歸探知似遲緩正朝使前
托火者親喪往審奇別何如傳曰自上亦計慮矣然火者親喪有數若
又有緊急事則其將何以莫如先押唐人馳往遼東探候也○癸卯正

朝使金謹思啓曰聖節使先來通事尚不來若於中路有變則誠有慮也臣入歸時若聞變故則請以各鎮軍官驍勇者帶行到遼東還送何如且隨營牌請於往還皆給傳曰依啓傳曰唐臯史道今為何官而金義則已死矣陳浩亦為何職並問之且漂流唐人我國連續入送而遼東人恐以被擄見罪每不轉達于朝廷云亦問于禮部○承文院啓曰聖節使遲來之故遼東必知之若以唐人十三人解送通事問來則似緩今聞平安道唐人二名留在請別遣通事押唐人馳至遼東探問竒別似為便矣傳曰甚當○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安山郡守李豐官中所納雜物監督於民賦役煩重民不堪苦日漸流亡非徒此也酌酒廢事允公事悉委下吏作弊民怨益甚請罷黜皆不見○南衮議以實為災者滿十負罷黜大典之法也以災為實者滿六十負則罷黜去庚午年間戶曹受教也分數差錯者與等第失中者並皆罷職其後以為過重只令論以公罪前年間受教又如朝廷立法非不詳盡而猶有犯之者守令踏勘不用心之故也其受教宜矣何可以受教之多而輕撓己之法乎李惟清議妄冒十負以上罷黜法也以實為災則稅入不足以災為實則弊及於民正如 上教然分數災誤審者罷職為重故

去年收議停之今拘於法亦罷職則事體紛擾依去年施行何如權鈞
議踏驗灾祥之法詳在大典如有犯者則當以此論斷但分數之灾所
見各異雖更數人必不相同年前獻議勿罷守今為是故也傳曰以實
為灾以灾為實者罷職可也分數差錯與等第失中者以公罪照律
可也如水原府使南孝純依律罷職○黃海道黃州豐川安委信川殷
栗雷動載寧大雷電○慶尚道密陽金海地震○甲辰傳曰兵曹佐郎
申瑛朔書累次優等其給筆墨○判尹黃孟獻以不合物議在職未安
辭職三啓不允○兵曹啓曰若有聲息則各鎮亦當戒嚴防備有數軍
官若又分隊於正朝使之行則恐不可也傳曰該曹之啓果然道營牌
亦無前例此事不可開端○政院啓曰成均館司成李純得革象新書
於中原其書為觀天之器名曰目輪李純向以渾儀渾象監修官在觀
象監因目輪之制而造作今日進上矣此器極為新巧請加作一件以
置觀象監驗之何如傳曰依啓○三公啓曰奇叔騫事 上教至當祿
同祿信皆殞於杖下叔騫若以此反坐則前日強盜餘黨必快而後日
亦無進告者矣叔騫不須結案自 上斟酌何如傳曰叔騫除結案並
李世寧相當律照啓○臺諫啓前事不允○兵曹啓曰全羅道水使方

好義等捕倭軍功論賞事前例下人論賞主將賞加請捧承傳傳曰依
前例○乙巳傳曰平安道兵使欲遣虞候入閭延等處探見彼人仍居耕
田與否既遣軍士往探不必又遣虞候也道路險難前既有死傷被擄
之患今若又遣虞候則彼人必疑我再舉驅逐潛伏待變往還之際遇
於中路則勢必相戰然則死亡必多矣頃因驅逐人物多死若又如是
則非計之得者也遣虞候未便事言于該司則自當處置矣○臺諫啟
前事不允○丙午 御文講 上謂大司成金希壽曰學校重大而今
則崇重之意恐不如 祖宗朝也任師表之人所當用意教養希壽曰
臣觀儒生居泮者甚少臣意今當秋月或有家故而不來若待冬深必
復來會非徒成均館也四學亦然何以能使樂居也近者臣於成均館
纔定訓下方欲勤教而適因官負見推不仕故未果也後政盡差出長
官何如成雲曰國家設圓點於四學而勸獎儒生尚無居學者雖有
來居者只為圓點而已專不讀書無益於學且年少之人從師友博學
然後能就其業長官請勿差祭常勤仕教誨何如 上曰學校節目固
已詳悉師長用力教之則可致興起也館學出入者皆方外之士至於宰
相子弟則專不往焉此豈美哉為宰相者亦當教子弟就業於館學

也大抵如此之事難以法為在於鼓舞也希壽曰此事果難以法為也
今之儒者以就學為恥臣亦莫知其救之之策也古者公卿大夫元士
之嫡子皆入於學今若宰相子弟樂居於學則外方之士亦引領而趨
矣今則宰相子弟不肯學業幼稚之輩皆求末官故學校由此而不貴
也今之居館學者雖有一二而皆外方之人故或以救荒而來也學校
之賤反如鄉校耳儒生圓點似為騷擾然初立法豈無其意乎成雲曰
古者儒生樂於入學雖年多者亦或入焉而今則稍有才名不為入學
故年少初學亦不肯入矣李芑曰金希壽之言是也公卿子弟媒爵之心
先茲故至於私聚讀書亦不為之矣向者庭試時計圓點則一人之名
或在西齋或在東齋此必借人而看非親自為之也學校之弊莫甚於
此時為長官者所當勤誨希壽曰自古毀之一日而有餘成之百年而
不足頃在廢朝時人取儒名至於監役官肆務官廢朝設山臺監役各
司肆務官其任比於
領船錄事等職而衣冠子人競求之士習之毀至今未復有同於瑞慈
弟奔競為之人甚耻之

臺惡布未改

廢朝禁瑞慈臺多發各道民丁其時都廳及監役官之輩
爭尚微飲丁夫等不勝其苦至於鬻髮賣衣以供其索其

布短麤至今人
呼為瑞慈臺云

且近者浮薄之徒名為虛心窮理而專不讀書內外異

心士風大毀其習猶在小臣承乏濫為長官每念此事至為寒心史臣

曰學校風化之源士習之盛衰國家之治亂係焉自趙光祖等唱為理
學之說而朝廷搢紳間老子莫不翕然向慕然其真治聖學務存實
行者有幾而名為好善以釣虛譽者亦多有之果為當時之弊風雖然
今之言前日之弊者則必並與小學而訾警如有談聖賢之言則指為
高異衆之行則指為詭遂使士氣摧頽而不振學校墮廢而不興其弊
反有甚焉希壽長國學扶道立教以養士氣此其職也而乃曰士風所
毀儒學不勤皆由於頃日之弊習而獨不知懲前弊之過為他日無窮
之患嗚呼惜哉○臺諫啓前事不見○丁未停中宮殿誕日賀禮○傳
曰竒叔騫前日進告實也故今雖誣告不可加罪事問於大臣亦以為
然只杖一百告身盡行追奪○分遣史官內官于成均館四學封到記
與時到而來成均館則生員二十七寄齋七十八南學七西學十中學
八東學則全無○臺諫啓李耘事不見○戊申 御朝講領事南交臨
文曰此云蘇松熟天下足我國黃海道亦如中原之蘇松也黃海道豐
穩則都下賴以足食今年黃海道公海郡邑失農尤甚都下布價賤而
米價翔貴民生甚艱雖命行常平倉糶之之法國家諸時有限不可無
數出糶恐未能盡活流民也東西賑濟場之設徒費國穀而民不蒙惠

矣必須預命有司從便計議別為賑恤之方幸甚同知事洪彥弼曰蘇州乃古吳王作姑蘇臺之地松州即古松江之地今江南是也中國賦稅皆出於此我國黃海全羅道豐稔然後都內之民得賴以生且中原江南古吳太伯所居之地三代以前與中國不通自漢唐以後中國賴江南賦稅此豈天氣自北而南耶南衮曰蘇州一郡之田九萬八千五百六十餘頃其賦稅二百八十萬餘石此必以禹貢上之田收稅也我文宗朝定稅法九等下之下一結稅米四斗中原以百畝為一頃一頃當我國一結九萬餘頃之田稅至二百餘萬石視我國一結四斗則不啻四倍矣近來國論以益下為重官吏審其災傷下之下田亦以災傷不稅故稅入之數甚少國儲虛竭古人云王者藏富於民又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然中國益鐵之利六百餘萬而租稅千百萬云我國無益鐵之利用度浩繁無異於中國大學曰財聚則民散以此觀之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而聖人曰何以聚人曰財也此似相反矣且財利儒者所不言而布穀有所蓄民乃有所庇近來連歲飢荒國儲虛竭必恭儉節用然後乃可特進官沈貞曰今者國家儲蓄匱乏費用浩繁而地有餘利常聞 祖宗朝府庫充滿羨餘盈於朝房今則倉廩實不儒者雖

不言利救荒軍資將何所賴中原山澤鹽鐵皆有主掌以取其利我國則不然肥沃不墾者頗多地有遺利屯田及海邊鹽利別以才智有餘者掌之何如大司憲孫仲燾曰沈貞之言甚當近來連年凶饑民生困乏不可建此事也都城之內一匹之布直米八升生理之艱殊甚未知何以救之也今方設常平糶而但聞米皆塵土相雜民不得蒙實惠云上曰雖凶年方秋月則米價必歇而今則翔踴至此明春則民無以活矣仲燾曰禁惡布乃贖公而罪之為不可故頃者命罪而不贖使連尺用之但今年凶甚犯禁者皆貧人艱得以繼朝夕之資也據法而罪之其疲瘡殘疾不忍見也臣意限蘇復之間姑緩不禁何如上曰學校風化之源學者近不就學昨遣史官見之則至有空學國家於學校節目靡不詳盡而儒者之樂赴全不如古至為可慮彥弼曰長官必早仕乃可引誘培養矣大抵學官褻貶亦不著實臣亦以為成均館堂上雖於上前所啓之言似若有為而其實則全不用心檢舉呈辭之類者及不肯仕進教誨踈曠者亦不啓達重治甚為不可且古者士皆慕進就故明倫堂課製高格者朋友皆聳觀欽羨今則不然略無榮幸勸慕之心此弊已久 祖宗朝勸勉之方雖似虛文宜與大臣計議舉行

何如 上曰師長不離學宮然後儒者亦肯就學也若大祭執事不得

已差而朔望祭則不可頻數差之近觀成均館多犯會飲之禁不念學

校之事全事宴飲甚不可也仲暉曰 上教至當率妓生樂工事抗拒

入啓教以照律而時未及照矣貞曰古者師長以通熟經學者常以其

任故儒者樂趨而強習今無教誨者安所就學一有通經者任之未久

切於他用遽即適之不可之甚者也必擇師長者以任其職然後可責

其成效矣衮曰如李得全者切於教誨不可外任雖代適煩數然學校

重事不可不召得全也得全者以居師席則從學者必多矣

而尚稱師表惜乎世無儒者也 上曰得全非自成均館官自出外乃自他官授外

大抵通經學任師儒者常居其地可也貞曰非徒經學詞章亦重設使

能詞章者居師席崇獎推譽則士有觀感仰慕矣如昔確者亦不可任

外可授師表之任也仲暉司諫韓胤昌論李耘事命適之 上曰聖節

使行次正當雨水之時若不及期則中原之譴責未可知也事大之誠亦

有所未盡今後聖節使預遣何如衮曰今年聖節使雖屢改咨文然必

倍道以進無不及節日之理而設令不及必移咨於我國豈至拘留使

臣哉雖有事變東八站以前則義州當即知之遼東以後則無可疑之

處雖遇撻賊一行之人豈盡被擄哉必不即給車兩而然也五月內進退
 茲程則可以及期也偷昌曰去聖節使之行通事陳訐黑麻布價賤正
 布太重給白苧布不准元價而濫給聖節使之還請推問追徵貞曰司
 夔院各色掌厭避苦役故極導為奴旋即逃亡或為盜賊公賤日縮取
 稟 上曰卿言果然○傳曰昨日四學摘奸時東學空司並他學不進
 之負推之且館學儒生抄時到者考其勤慢也此後儒生上疏請赴者
 勿入且成均館官負不勤教誨而專務宴飲至有犯禁者及今日政事
 照律入啓事言于大司憲傳曰領相於經筵言都下之民歲前必甚飢
 荒常平之糶歲前當試其便否歲後別議施行言于戶曹且聖節使之
 行正當雨水若不及期見譴必矣欲預遣則大臣以為不可然五月初
 旬間發遣事言于禮曹迨安白川飢荒尤甚救荒減稅事言于戶曹○
 司譯院提調南袞洪彥弼啓曰向者聖節正朝兩行慮有路梗押馬打
 角夫各一人代遣有武才者但講諫習讀官名以押馬而遣使習華語
 以備他日應對天使打角夫則任事如奴隸熟於打角然後陞差押
 物例也請皆如前勿改使專其業有聲息則別遣武士傳曰所啓果然
 今後若有聲息則別遣軍官二人○傳曰學校虛踈當擇師長而經

筵有言黃璣李得全合於師長黃璣乃堂上官今無可擬之闕得全乃
堂下官也隨闕擬成均館之職○以李熙憲為弘文館副應教○己酉
御夕講參贊官丁玉亨論夏侯令女守節之事曰我國寡婦失節有重
法故鮮有不守節者誠國家羞風但窮村寡婦飢寒逼身不能自存別
為賑恤以扶節義 上曰崇獎節義甚當宜別加救濟可也○傳曰承
旨金世準於夕講眩暈扶出其令內醫院給藥救療○傳曰經筵丁玉
亨言寡婦宜先賑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鰥寡孤獨為先賑救
事下諭八道○夜白氣自艮方向坤方布天○庚戌傳曰命將打圍軍
士甚少無賞罰不可也罰則大將自為之所獲禽獸書啓則當以弓箭
賞之○戶曹啓曰延安白川以失農命減稅海州亦失農請並減且常
平倉掛榜曉諭民若樂為則明春加磨鍊以糶何如傳曰知道○臺諫
啓前事不允○傳曰李仲幹事若以無據不推則有罪者幸免故更推
事干則四次不服將至殞命不可加刑憲府之意欲推仲幹此言果然
○辛亥下戶曹公事引納之弊自上與大臣皆以為不可今請引納內
贍寺白清蜜雖自上命納無則不須入也白清蜜只用於藥耳當有遺
在矣○承旨黃孝獻病辭 命遣醫救之○禁府啓曰事干虫介等訊

至三四次而言端不及於仲幹先推仲幹未便傳曰知道○禮曹啟曰
 冬至在二十八日是日忌晨也前例物膳及花或命勿納或物膳退日
 以納取稟傳曰勿納○臺諫啟前事不允○平安道觀察使狀啟聖節
 使先來通事今月二十二日越江言使行中路雨水泥濘十八日始發
 自遼東云○壬子遣同知敦寧府事金謹思如京師賀正○傳曰聖節
 使先來通事書來中原奇別及聖節使呈文事速言於承文院及禮曹
 且招正朝使金謹思曰提督主事非徒不聽禮部之令乃敢發怒云予
 恐卿之一行下人不謹則或至生事也如舊出入事不必更告於禮部
 須見提督之勢而禮部若問則以實告之不可與抗也史臣曰先時我
 國使臣入朝中朝以為禮義之邦待之甚厚玉河關出入游觀惟意所
 適與漢人無異而近年為其使者率多無恥之人惟貨寶是貿而通事
 與子弟之輩貪婪尤甚至行詐貿易致中國輕待我國使臣入館閉門
 拘禁有同犍子焉 祖宗見寵遇於中朝之美掃地矣○傳曰儒生不
 赴館學故令為節目勸獎矣其令該曹並大典勸獎條書啟○臺諫
 啟前事不允○傳曰來十一月初一日當親闕于慕華館以騎步軍踏
 獵淨土寺以南至于館前以觀行軍之勢武才抄啟事並言于兵曹也

○癸丑 御朝講侍讀官金鏐曰惡布雖禁於市中織造在於外方禁
未而不禁本故法不行矣向者洪景霖為開城留守時禁絕惡布不能
攸以故雖於一時隱蔽於家而禁弛則復用矣 上曰果禁織造之源
其未流自絕○傳曰學校風化之源也當使儒生勤於就學今觀節目
至為詳悉然此外別有使儒生樂就之道乎無時別舉及庭試朝官外
生負進士幼學當計圓點而許赴但有病之人不能為圓點其令政府議
之○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司諫李希雍言官不合勢難相容請適傳
曰李希雍當適餘皆不允○以曹漢弼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鄭應麟為
承政院同副承旨沈思遜為弘文館直提學金鏐為司憲府執義許寬
為典翰李熙騫為應教○甲寅庭試儒生○政院啓曰宗親礪山副令
繼孫夜叩光化門請告事問欲言何事則宗親請托書吏游食者多
我欲告之觀其為人必病風之人而夜且深非告變之例故不即啓達而
今進來于政院問之則言甚侏僂莫知其端誠為病風之人然不敢不
啓敢稟傳曰其言果似狂人然昏夜叩闕門請告事不可不推其下林
推之又傳曰若狂而不仕者則不必推問此人乃完城君之子其招完
城君問其子時仕與否及實有狂疾則不可不防守事言之○傳曰武

臣宰相堂上數少文武臣堂上罷職人負及罪名書啓○完城君貴丁
來啓曰子礪山令繼孫乃於壬午三月發在登家上以瓦石亂落雖父
母不辨受由調理向差行職今月十七日始發在或挾冊或聯句或侵
打小兒昨夜果逃去即令尋蹤到闕門見其靴內挿大劍臣親執奪劍
矣傳曰此人昏夜到闕門請告雖在當推然聞此言果狂矣不可推也
但挾劍則必害人物須使堅守○臺諫啓前事不見○下李仲幹公事
曰事干不服難明之事固不可數多加刑而亦不可不推且李仲幹固
當推矣但元非死罪其令政府議之○傳曰初一日親閱樂工歌童勿
隨駕○庭試居首生負李名珪命直赴殿試○夜坤方有氣如火○
卯傳曰近來軍令不嚴見惡獸或有絕驅者固當行軍令矣但非戰場
雖有法必自知其不施而不畏也今打圍杖一百以下主將固當直斷
但功臣議親及尤甚者罷陣後拿來啓聞可也且捕獲轉輸其道察訪
固在矣然當別遣馳馬二人與察訪同力計數如義禁府儀賓府有率
下人可以定送也○三公議李仲幹公事義禁府特舉大體仲幹所犯
不至極刑而事干殞命自 上惻愍至當然於屯刺頂逃避管領手本
合於憲府所聞此事可疑當直推仲幹矣吾佐未以婦人事波淫奸

囚之固當 上教以為言及後推之似與法異矣且儒生勸獎節目無過於禮曹所啓四學官員久任及不差祭執事此二條固當申明使之奉行也生負進士圓點之法載在大典而幼學圓點乃近者權設之法然無時別試在試有圓點許赴依事目而若自 上特許赴試則可矣豈可以有疾病異其法哉傳曰李仲幹事大臣之意合於予意其先推仲幹事判付矣婦人技業也言及則推之未晚師儒久任及勿差祭執事令有司申明也○臺諫啓前事不允○聖節使先來通事金利錫入來言八月初二日夕使至通州棄雜物率十二人抄賫咨文先發行徹夜急馳初三日平明入帝京即日呈咨文于鴻臚寺仍告禮部主客司郎中陳九川郎中曰今方雨水慮爾等必不及期今爾一行從人雖不得一時齊到爾等先到將得參慶禮甚為可嘉禮部外郎盛錦語臣等曰爾等進方物之日郎中賜茶勿以為尋常郎中嘉爾等曰朝鮮人跋涉雨水謹護方物不使濕汚雖其國王之威致然陪臣奉上之誠亦甚可尚云余告之今朝鮮陪臣謹來之勤如此賞賜匹段麤惡殊無嘉獎之意郎中因以告尚書欲加賞尚書以為雖不加賞然必擇與之以此具由奏奉聖旨臣等所受賞賜物件視舊果異下直于禮部之日郎中

日今年爾等阻雨水甚苦明年聖節使之行須前朔早發可也

十一月丙辰朔親閱于慕華館仍命踏獵于沙岬至館前命遣宣

傳官往于左右廂將士若有絕驅者取笠而來右部將羅允文擒獐來

獻命饋酒且賜大箭軍士等擒獻者皆命饋酒賜箭○臺諫啓前

事不允○傳曰四學教授中擇經明堪為訓誨者久任其職且學官等

勿差祭官若祭官不足則為半留司勿令儒生廢業事已捧承傳亦屢

受教而不舉行其申明行之○丁巳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午御夕

講特進官方有寧曰近者庭試以時到儒生許赴一時適往者得赴長

在學者不得參赴此啓僥倖之風無勸獎之道當限十朔計圓點一百

二十朔計圓點二百則儒生必知定數而無僥倖之心矣上曰李茂

於經筵啓曰到記有冒錄者以時到許赴則不知某時擲奸而居學必

謹故以時到許赴矣或以時到或計圓點亦是勸勵之道也史臣曰

學校所以育人材而出治道也故古之聖帝賢臣莫不盡心於斯使

學者于于焉而至優游涵養成就德業以為他日經濟之用豈尋常法

術之所能致哉只在推誠好禮尊道崇儒而已甚矣李茂之言曰圓點

不無偽著之弊以時到則儒將不測勤居于學是欲以區區智術愚

鄙一國儒士者之心矣。上亦聞而信之，以為是勸勵之道也。不求其本而反欲求之於法術之中，為儒者孰肯樂赴成就其業哉？學宮荒廢，豈不以勤養之非其道耶？諉之以智術者，果可謂尊崇勸勵之道耶？○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前永興府使林千孫非止罷職當被重罪，而得免亦幸。况纔一朔，新府使未赴任而遽命叙用，殊無懲戒之意。請還勿叙。傳曰：林千孫近來武臣堂上不足，故命叙矣。若不叙於顯職，則固未為害也。餘亦不見。○已未，御朝講知事金克愐曰：常貢之外，不可與小民爭利。兩界軍需不敷，輸布貿穀在不得已也。但聞守令或憑公營私而濫取，或私用其布以費耗，穀充數。民生記怨，國本日困。若不己必遣官幹之，則庶乎民不怨而儲有補矣。上曰：此言果是，再議于三公。而三公以為不可不貿，故命貿之矣。領事鄭光弼曰：以下三道縣布輸運，貿穀縣布其地所貴之物，民豈不肯乎？官吏憑籍作弊，故民怨矣。遣官則往來有弊，使其道都事幹之，庶乎得矣。憲府論林千孫從之。○傳曰：經筵有言，咸鏡道貿穀之弊，以都事兼學，何如其問于戶曹。○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見。○庚申，禮曹啓曰：來年春例有重試，亦當有別試。但今年凶甚，來春外方儒生不可搖動。來秋退行事，預論何

如傳曰近來連凶以不親耕而慮儒生之搖動以此停之則重試待秋而行甚可○傳曰別試已令待秋為之但秋收未畢而儒生上來則其弊與春無異矣如式年之制初試于本道待秋來赴殿試則人數不多庶乎便益其議于三公並問于禮曹南袞議明年別試待秋成行之甚便但別試先行初試于外方舊無其例雖或秋成未畢此特儒生徃來之弊耳朝廷設科而士之全隼京師者亦是斯文盛事不較小弊依舊試取似為便益惟清議秋收未畢而上來則弊必甚焉明年春行初試于外方秋月上來赴殿試 上教允當權鈞議與南袞議同○臺諫啓前事諫院啓全羅左道水軍虞候崔謹以斬倭陞堂上臣等聞之當捕倭之日漢病不赴戰而錄功一等濫受賞加取方好義捕倭啓本觀之諸道要言處分遣僉使萬戶分明開錄而無虞候之名其不赴戰明甚好義必知有恩數漢苟徃則同官之間豈不並錄其軍功磨鍊啓本者請並推考傳曰崔漢事若如所啓則非徒改正實欺朝廷自有其罪不必先改其行移推考可也餘皆不允○傳曰今日引見諸王子駙馬其各給兒馬一匹後苑觀射○禮曹啓曰別試褻于外方無前例而九月則早穀收齊儒生可以贏糧上來傳曰大臣議亦不一當更議之傳曰別試取

於外方欲偶一為之雖定於九月之間七八月儒生已搖動明年若凶則又豈可退行乎以此別試及武科重試欲於明春行初試于外方待秋赴殿試更議于政府○傳于政院曰上言當下漢城府者下于戶曹近來公事啓下判付下兵曹者或下吏曹下戶曹者或下掌隸院如此不察者多其審之○日微暈○辛酉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上

曰近來連年凶荒明年文武赴試人全集京師甚有弊云春月定數初試于外方待秋殿試則似無弊矣領事權鈞曰明春飢荒必甚都會往來亦有弊早穀成熟後上來赴試為便式年則初試講經會試及殿試其擇精矣外方場屋近甚虛踈吾東方公器莫如科舉別試已不如式年之精審豈可復試於外方乎同知事許硯曰在 祖宗朝別試必講經故儒生皆勤讀經學今之稍解經學者皆先朝舊人也近來專不治經但以詞章取人多浮蕩淺陋之習今後別試必講經當矣傳曰近來別試皆講經其不講者偶一為之耳此後例為講經可也硯曰今儒生不師授多有誤讀之處此豈可乎鈞曰經書非如史學所當明辨音解今則音解亦不能明辨也硯曰近來科舉專不嚴密搜挾之令不行又矣為國公器豈可如此乎 世宗朝嚴其搜挾之令故抄集細密而書

或藏於頭髮或含於口中以入公則公然負入略不畏忌此弊恐不小也○部將高千齡以泉峴獲禽書啓傳曰遣史官薦禽于宗廟○臺諫啓前事不允○下義禁府公事曰吾佐未招內由介於癸未年下去于星州地今年乃來則由介所謂前年間明燈同卧親見事乃虛語也且小今雖云隔壁有溫堞房而吾佐味家本無隔壁溫堞房此二端可疑其更推事干○壬戌聽啓覆啓定州囚金豆應仇里彼地逃入罪初覆上問何如領事李惟清曰非被擄而以潛從他境照律其情則可賞戶曹判書許硯曰此人非謀叛也特以迷劣人不勝苦役潛從雖土其情則不至於甚此律恐不相當也上曰左右之意若何兵曹參議潘碩抃曰臣聞之此人本慶興居生厭役逃入彼地而刷還其罪分明同知事李沆曰此律當矣邊民厭役逃入彼土者甚多不可不懲上曰此若不罪則無以懲後硯曰律雖如此斟酌何如上曰依律○政府啓曰別試試取於外方則外方試官無可當人場屋且甚虛疎而易書之事又有弊必依舊爲之可矣且武科重試外方試取亦甚不可外方重試者幾人而十年一舉者國家之重事也武臣居外方者亦不多尤不可行於外方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傳曰崔漢事水使監司

同議豈有私哉若因諫院之啓遽即奪資而實聞有以則將何以處之
推後奪之未晚也餘亦不允○師傳啓曰世子論語已熟讀自明日始
講孟子傳曰知道○癸亥下義禁府公事曰吾佐未等招辭皆虛事前
憲府之供必有其情禁府不推此端猶有未盡處其更推之○御夕講
○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戶曹因京畿監司啓本往年還上可償之
戶分揀徵納其分揀甚難若實不償則初必不受矣分揀之間貧戶受
弊不貲今年凶歉太甚限今年勿徵為當傳曰京畿今年凶荒太甚且
分揀貧富為難勿納可也其以此意言于戶曹餘不允○司諫院大司
諫禹世準等上劄曰功懋則懋賞德懋則懋官苟無橫草之功汗馬之
勞則雖一資一級不可輕授也如此然後上有重惜之權下無覬覦之
弊今崔漢病不赴敵賞及重爵物論洵洵朝野騰播待有功之器反加
無功之人非惟積勞者不勸亦為僥倖者生心也漢苟與好義登時偕
死小有運機斬獲之功則當獻馘之日好義必料朝廷有恩數而漢其
僚屬安有不載之理乎厥後錄功之簿漢之名尚置一等是必漢希賞
乞哀而好義牽情曲從也內以欺其心外而欺其 殿下為人臣者其
忍為此耶自古邊將之喜功者士馬物故雖多而匿之麾下之所親者

雖無功而相與引賞豈不痛心哉守封疆禦外患鎮帥之職分好義蒙
賞猶不厭衆心况安卧幕府不見賊面並被爵命臣等恐礪世勸賢之
器從此而輕賤也伏願 殿下收濫下之命重勸賢之器正欺罔之罪
杜僥倖之路國家幸甚傳曰崔漢事今聞所啓至為驚愕但恐風聞有
未實也待其推考此事若實則非徒奪資當有大罪又傳曰崔漢事予
意欲推後論罪而諫院以為先奪後推此兩議可否其遣史官議于三
公○京畿仁川雷動○甲子傳曰李仲幹事再議于大臣似為騷擾由
介小今於憲府供招有明燈同卧温堞房之語其証服明矣其議啓三
公議吾佐未之事大闕風教不可不推故臣等請推今不可以吾佐未
發明棄而不推也傳曰知道○南袞議崔漢事諫院必有所聞而啓之
宜若無疑矣但邊將立功於外而朝廷不覈其實只據所聞徑收已行
之賞典恐非推誠待下之道也且漢若果病不赴戰而錄功一等則欺
罔之罪自有其律豈但加資改正而已姑待推啓事狀畢露然後以其
罪罪之未晚左右相議同傳曰崔漢事三公之議亦如予意畢推之際
姑退待命事言于諫院○憲府啓曰今年凶甚自 上特命除兩道臘
肉以上番軍士命將打圍于京近東西山以常時觀之可謂無弊然今

年八道凶荒而京畿尤甚雖只令上番軍士驅獵人馬瘦困莫甚已獵
泉峴走鴨山洪福山三處矣清溪山勿獵何如諫院啓曰崔漢病不起
戰事朝野喧騰其欺朝廷無疑矣當先奪資後推考傳曰打圍事予之
初意欲只獵泉峴洪福山清溪山三處而已大將以為走鴨山與泉峴
相接不可不獵故命獵矣大將今已獵三山故欲令勿獵於清溪山憲
府適啓之勿獵甚當崔漢事依大臣議得推考後罪之○乙丑 御夕
講○咸鏡道咸興府雷雨○丙寅傳曰崔漢不赴戰而為軍功一等事
已推本道監司水使矣此事若實則至為驚愕若漢直招則已不然則
同時赴戰人使李元幹推之事論之可也○聖節使鄭允謙回自京師
傳曰中原有疏劄者乎姑先書啓事言之允謙啓曰臣入歸時路阻兩
水恐不及期杏山連山等地減馱載只賚文書不分晝夜僅及 聖節
無事進賀疏章果覓來書狀官持來字多誤書欲改書以啓也且押馬
官安世昌所押馬尾於路中多致拔取前者只封進於禮部矣今則進
於皇帝前相距至近見其馬尾瞻視埋沒日前日下教生竭亦多覓來
但於中路醫官等不謹看護皆致傷死待罪傳曰疏章必載於聞見事件
然今欲先見雖有誤字入啓可也押馬官及生竭失亡者當推之勿

待罪○傳曰進獻馬前則中朝例視不重或供野人之饋今則進見皇
帝前云貢物不可不擇今後兵曹司僕寺同審揀擇入送此意言于三
公○打圍大將金錫拓啓曰走鴨山驅獵時左衛部將丁世榮見惡虎
當前乃絕驅使虎逸出咬害內禁衛高世英至為過甚衛將金良弼即
欲決罪又即回避不見尤增過甚臣亦欲杖之但以洪福山未獵致不
即罪之此不可不懲故取稟高世英雖害於虎然不至於死也傳曰知
道丁世榮下禁府推之○吏曹判書尹殷輔啓曰李蘭孫於近日上疏
陳弊而 上教以為可授訓導之職但此人於往者上疏其時除宣陵
參奉而不至其後又上疏除教授而不赴此人雖授職每不赴任且曾
未試訓導取才敢稟傳曰李蘭孫每不赴任而又不取才則不必除職
也○吏曹以弘文館校理姜顯鄭彥浩獻納金希說擬兵曹正郎望以
啓傳曰予觀兵曹郎官每以臺諫弘文館擬之以其重選故也然如是
則似以臺諫弘文館相換予以為不可也今後並以他員擬之也○以
李陌為同知敦寧府事任權為侍講院輔德李龜齡為弘文館副應教
洪石堅為司憲府持平鄭彥浩為校理○丁卯傳曰刑曹書吏權亨片
簡見提於朴長根其簡書乃傳教之言凡傳教之言使罪人先知之政

院不秘密耶禁府郎官聞而播之耶下吏窺聞而然耶朝廷紀綱之不
振於此可知所宜窮推此意言于禁府性德山松強奸事○御晝講特進官安

潤德啓曰畿甸凶荒近來所無願擇大臣知民疾苦者常專賑恤事曾

已啓達而前日傳教云戶曹與京畿監司同議為之矣但戶曹所務非

一若不專則恐有疎虞之弊也 上曰賑恤事已與大臣議之大臣言

設堂上郎官尤有弊不若使戶曹與監司同議為之之便也戶曹果務

劇之地不可兼掌則固可更議戶曹亦當報府也潤德啓曰去夏臣以

為夏旱如此秋稔未可必允事當預為減省而 上教以為當待年分

等第今觀等第至為可慮也前年則收稅上京數十萬餘石今年僅

十萬餘石今京畿收稅前年則二萬餘石今年則僅一萬石而且以此

各司油清貿易及分軍資監豐儲倉禮賓寺餘存者無幾可為寒心考

壬申年故事東西班六品以上十月正月等祿各減一石今則十月等

已過矣大抵國用當量其終始也此事已與政府議之非臣自斷也且

東西班雖減祿剩遺不過一千二百餘石矣近者日本國使臣景林東

堂之來臣議以為國用有限商物不可盡買而禮曹則以為不可不厚

送故景林東堂所持去縣布一千七百同其所饋餉一千四百餘石古

未有之且京畿各官有穀者不多各官啓請還上而隨其所啓不計國
 用而給之臣意以為農事不可預料請減數給之臣亦儒士非不知穀
 倉救民之義也今年賑救監司請發京倉然既給五萬餘石而未納今
 又不可如是凶歉如此而賑救無策臣恐未副 聖上恤民之意也如
 此之際當擇人而任之臣在戶曹誠為未安 上曰今年倭奴商物甚
 多大臣以為待夷不可不厚故令從願買之潤德曰日本使臣古則七
 年間一來今則年年每來我國之事通事盡言之至為過甚特進官成
 雲曰帝王待夷當用德化也日本國使臣數來我國坐受其弊終不可
 支我國藥材盡買土唐物亦買之至為過甚也○傳曰於經筵安潤德
 以賑恤之事懇言之其更議三公且國用不足至為可慮東西班減祿
 亦為重難若有壬申年減祿之事當依此例也待大臣則不可如是一
 品以上勿減可也此意亦言于政府且成雲亦云我國藥材倭人盡買
 去此必兩醫司典賣所為法司雖禁而未能也且推之無據藥材乃活
 人性命兩醫提調及禮曹所當檢舉其招禮曹郎官言之○戊辰聽啓
 覆啓三陟囚軍器寺奴韓延斤打殺務孫事照律斬不待時妻子永屬
 三覆 上曰此當何如南袞進曰謀殺分明依律 上曰可典獄囚中

樞府奴自尚同打殺者未事照律絞待時三覆 上問此當何如袁進

曰以一時忿怒適至於死非欲其死也 上曰此人果非有意於殺也

於左右之意若何於是沈貞李符金克福洪彥弼等進曰律雖如此其

情則非欲其死也自 上斟酌 上曰傷人命至重情雖不然而關後

日之事依律可也靈山守金山守打殺北間罪照律絞待時三覆 上

問此當何如袁進曰此人情與白尚同相似大抵居鄉之人其祖墳墳

墓近處禁伐常事也然以此至於傷人之命當依律也 上曰可鍾城

囚百姓魯億連億根於彼人處牛隻轉賣罪照律絞待時 上曰何以

為之袁進曰當依律 上曰可○下禁府公事曰囚人權享招辭舉傳

教之言尤為可警柳壁先探 王言而通于罪人且教對答之辭外知部

中尤甚者抑有正律乎各官元憲鄉吏及各司衙前有罪則全家入居

矣此人之罪亦不下於此若李壽堅以弟之故通竒於權亨事判然亦

當推矣 壽堅弟壽光久囚刑曹權亨與壽堅相知故通之 更漏直論同以食出入之時而通柳

壁之書羅將亦以李壽堅所通之竒傳說則其間不無賄賂之事其並

推之○禮曹啓曰二十八日冬至以 睿宗大王國忌物膳不封進故習

儀諸事不擇日矣 大妃殿進花每歲為之今則有國忌敢稟何以

為之傳曰習儀不擇日之事知道進花事前於丙寅年承傳則不舉論
依前例可也○侍講院啓曰近來書筵逐日為之前年以日寒退朝講
為書講矣今亦臺諫以其司多事間二日為朝講不為朝講之日則院
中官自進講於晝講何如且今日極寒請停會講傳曰所啓知道會講
事其停之○憲府啓曰司諫以受由過限前既避嫌矣 命勿辭矣然
其他過限者甚多不可不推則朴祐不可在職請適具二品乃宰相之
列須以有物望者為之李陌無緣為二品官爵猥濫請改正李長吉於
廢朝攀附內人貪污無狀不可復齒朝列也前為判官皆被論而適所
以遣虞候者以有弓馬之才也今豈可為東班僉正乎請速改正傳曰
敦寧府同知申錦則為京畿監司金謹思則赴京啓覆時不可無敦寧
府堂上也敦寧府非如他司乃無事之地李陌豈不為同知乎李長吉
於顯職似不可為大臣以為合於平安道虞候故遣之到任果盡力無
事適來豈不可為僉正乎朴祐之過限非大過也且雖辭免而命勿辭
行職已久固當勿適然臺諫糾舉他人則不可在職其適之○禁府啓
曰傳旨漏通有正律故柳壁決杖一百全家徙邊公事漏通罪止杖一
百而守堅則詔獄公事漏通故以杖九十徒二年照律傳曰知道○已

已右承旨柳溥以尚衣院意啓曰中宮殿改造銀器之數至三十餘兩
而必用十品則本院及工曹皆無有請貿易用之傳曰允貿易于市物
論以為不可如祭享所等處銀器皆貿易而改造果為不可其以司饗
院及工曹所藏破銀器打造可也咸鏡道今雖稍稔不可起採銀之役
其於明年秋成後採于端川事尚衣院爲公事啓之○傳曰昨見戶曹
公事門請減各司點心不緊官負也負戶曹如此盡心減省而其司提調若
請還給則不可若有如此公事政院其勿入啓○御夕講○臺諫啓前
事不久○庚午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左贊成李若
右贊成洪淑啓曰賑恤司差出事因戶曹之啓而下問果今年凶歉京
畿尤甚民生甚苦若設賑恤司則人皆知國家恤民之意誠為好矣但
此事前時因臺諫之啓而議于朝廷則以為雖設賑恤司無各別措置
之事而既出從事官又發遣回關則無益而有弊只令京畿監司與戶
曹同議有所可為之事即啓稟而為之甚為更易故前者以此啓之今
更計之雖設賑恤司無有加為之事但下書于監司命抄尤甚失農之
戶的知賑恤則當也且今年他道雖未至豐稔亦不至飢餓獨黃海道
京畿凶歉耳宜令戶曹為之不必別出賑恤司也臣等當初見戶曹公

事以為五六品官負祿薄若減之則一家不足活自三四品以上減之則當也云而請依壬申年例為之故本府亦依戶曹牒呈施行矣今命勿減一品祿俸固知上恩之至重也然官卑者則減之祿厚者則勿減深為不可而臣等則職在政府致年歲凶歉亦臣等不職之故也若減卑官之祿則無以養其妻子若令勿減則請自卑官者始且戶曹於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初請減省近者又請加減省本府為啓目曰加減省事請待明年春量為之云若無事而食者則當減省其廩食也如四所部將兩時供饋則不可不給也壬申年則國用虛竭故如此減省而今者國用亦至虛竭矣然臣等之意以前年稅及今年稅入見之則可以支用今雖減省其所儲甚少一遇凶荒輒即減省則恐虧國體也臣等之欲待明年而減省者欲見今冬間經費所需而處之耳今年年分等第則臣等已知之矣所以如此者欲完國體也傳曰賑恤司事戶曹判書安潤德於經筵更啓之是必慮其戶曹務劇恐不能措置而啓之但今方減省冗費而又設堂上郎官似不可也當不設賑恤司而今戶曹與京畿監司同議賑恤且依大臣之啓下問貧乏之戶于京畿監司而賑之也祿俸事政府公事請依戶曹牒呈云故亦令減之祿果有

厚薄故大臣謂祿薄者請勿減云大臣則以為未安而啓之然國用若
不甚窘迫則接待大臣之體不可如此二品亦大臣也壬申年並減一
品祿俸未可知也然不可並減也仍傳曰其限明年秋成減省京畿失
業貧民亦下書監司問之可也南袞等復啓曰臣等抄戶曹所啓加減
省者見之一朔所減米一百十四石四斗九升太十石八斗九升而已
所減者甚少矣且一減之後不即還給而如此減之則國儲之虛竭甚
為現然此亦不可矣以其減省之數見之則十朔所減僅至千餘石臣
等之意以為雖不減省可備而支用也請勿減省何如且從壬申年例
不得已減祿必並減一品祿俸然後臣等可以安心矣若令勿減則請
自卑官始也傳曰壬申年雖並減大臣之祿此予不及深計者也待大
臣不可如是古云忠信重祿所以敬大臣也廉恥之道亦莫不係於此也
予意大臣之祿既不可減百官之祿若不至極凶亦不可減也其更議
之且戶曹以京外凶荒請加減省但若如此則下人必至飢餓安忍任
為使令哉今日所啓不可減省事當待明年秋成實不實可更議之也
南袞等更啓曰畿甸凶甚國用不足故戶曹不得已為公事也但今日
傳教忠信重祿之教及百官不可減祿之教至當一年收稅二十七萬

餘石雖以慶尚道爲下之下其數三千八百餘石而雖減百官祿剩數
不過一千三百餘石雖不減亦不甚虧損請令尸曹更議傳曰予何知
米穀出入之數乎今因大臣之啓乃知之今年收稅雖不減祿俸亦足
支用則不必減祿俸也既與大臣議之不必議於尸曹也其直以大臣
之意判付於尸曹公事南袞等更啓曰尹元孫以仇叱德爲自己婢而
逃亡乃推提刑問于寶城官仇叱德乃以良女有明刑問時自縊死焉
檢屍則銀釵變色其公事以爲仇叱德若實良女則尹元孫必欲壓良
爲賤之罪故元孫以此致毒殺之而元孫則以爲非我致毒仇叱德不
忍刑杖自縊而死以此因元孫今已十年而刑問亦至五十二次矣且
獄卒全寬孫亦以必知其謀又至四十一次矣無寃錄云半真銀觸穢
物即變必以十品銀試之以皂角水洗之而不變然後知其不致毒也
此檢屍銀針子未必看品而試之則此甚可疑也以此數多刑問則恐
有曖昧故敢稟且金景忠印信僞造而與其五寸叔決訟後奪而仍執
此丁丑年事也隻人以僞造文記之事呈訴於慶尚道監司韓世桓世桓
即搜探金景忠家果得僞造印信無辭服招矣景忠以爲此雖丁丑年所
爲乃於庚午年成文則當蒙乙亥年大赦刑至七十餘次而不服敢稟

傳曰尹元孫致毒事雖無告狀人而刑問至於五十餘次銀釵之事又無可驗此甚疑獄也義禁府作公事以啓且金景忠者以非死罪而累次刑問則果可貫之此則偽造昭昭服招則當死矣若以赦前減死則後無所徵此則雖死於杖下未為惜也○臺諫啓前事不允○辛未臺諫啓前事又啓曰順天府使金麟明醫女真令任所率歸其初的聞已為推考後當治罪故行移推考而麟明則已服招矣任實縣監柳近則抗拒不服甚為不可真今之父本在京城而其父及三切隣偽以居其縣取招成給陳省報監司粘移于禮曹是朝廷皆被柳近之欺也今又偽捧招辭欺罔朝廷請先罷後推傳曰柳近以京居醫女為居其邑給陳省欺朝廷固當罷也然當更推而治罪餘皆不允○以沈彥慶為司諫院司諫尹漑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洪石堅金益壽為司憲府持平○壬申御朝講○御書講○臺諫啓前事柳近事依允餘不允○癸酉義禁府堂上張順孫李符尹殷輔啓曰李仲幹事上教以為事干歸一後當推正犯也臣等意亦然傳曰李仲幹事無據勿推○御夕講侍講官李龜齡曰此云大無麥禾又曰告糴于齊註曰大無者倉廩比日竭之辭也告糴于隣國雖不美之事然有隣國可告糴焉我國雖倉廩空虛

豈有告糴之處乎近來昇平日久宮室土木之役不歇而加以比歲凶
荒公稅皆竭此甚可慮古者官儲雖竭有私債故貧民得賴以生今則
私債亦竭民何以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蓄
殿下即位二十餘年當有五六年之蓄虛竭如此豈非有司之罪乎今
年如此明年又如此國何以堪支萬一有邊釁將何以濟乎今年全羅
道量田出於失農之後非汲汲之事年年騷動民間鷄犬殆將盡供南
方已困矣為今之計莫如土木虛費一切減省務為儉約幸甚 上曰
全羅道量田予意不以為急臺諫亦言其弊而大臣以為不可不為故
為之耳近者旱暵水田盡焦無望秋成故游手之徒不務農而萃於京
師矣○臺諫啟前事不允○司憲府大司憲孫仲敷等上疏曰臣等伏
見 殿下頃承否運復其中興之業其所以刻勵 聖精圖任舊人期
治寧謐者無所不至今國家大勢不治不亂而弊在於治亂之間無形
無兆而病根於隱微之中此深謀遠識之士所以隱痛而太息者也臣
等俱以無似待罪言官日夜思惟不得其由謹修狂瞽之見以效匹夫
之知臣聞人君治心之要莫大於學問學問之道莫先於克勤故勉強
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以至於高明

光大之域今 殿下臨御經筵誠意孜孜緝熙光明有同古賢可謂好
學之君然講官執經讀了章句不析義理之分 殿下臨文看過行札
未聞問辨之語疑難不質意趣無歸上下容容苟焉充例其對群臣尚
猶如此至於深宮屋漏之中蝸蝓蠅蟻獲之地宦侍姬妾列侍左右肅恭
之容難常而怠惰之念易乘當此之時不知 殿下亦復有學問之志
而乾乾不息乎存養之功夜為最甚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力
此夜對之有益於 聖學者也接待儒臣不拘晝夜日復一日無小間
斷歛之為存心處己之本發之為應事接物之要此聖學之極功也
成廟每御經筵與侍從宰輔討論聖經商確治道未嘗不眷眷乎古今
治亂之由性命義理之源伏願 殿下取法焉臣聞民惟邦本食為民
天民若阻飢君誰與為安故古之明王制民之產恤民有法備災有道
吏不至於飢寒失所國家近年以來水旱相因而今歲為極自春徂夏
元旱作虐乾炙田野種不入土秀而不穗苗而不實方秋刈獲之時已
無擔石之儲而畿甸之民窮之尤甚稅賦貢贍責納猶舊僻鄉部屋餓
孳相望提携妻子散之四方守令所當旋定安集之不暇而憑官債大
肆箕歛之愆該司啓請並收積年之租京城之內布直踴貴握持匹布

易米數升 殿下軫念民生之艱食為設常平之倉德至渥也然有司
奉行大乖本意和糶失宜反無益於百姓則誰肯為之哉此 殿下雖
有憂恤之心而下民未蒙實惠者也 成廟因旱災 命減京畿所進
魚肉政院請勿減而不聽伏願 殿下取法焉臣聞儉素攢約人君美
德奢侈靡麗蠹敗民財此夏禹之所以菲薄漢文之所以靳費也 殿
下即位以來務去華藻昭示儉德不急之役濫侈之習一皆痛革其懷
永圖可謂至矣頃年以來 聖意靡固漸不如初王子公主之家務極
宏壯婚姻之際崇尚華靡糜費鉅萬國儲殆盡以至於引用甚非所以
務蓄積而息民力也定婚之家尚于王室藉席其勢以逞其貪饕乞請
巧索遍於中外駭歎續路恬不知恥貽弊郡邑害及民生閭閻士族之
家爭相則效服飾玩好僭濫無等制造家舍更無貴賤之別嫁女乘轎
無辨嫡孽之分 殿下豈知奢侈之害至於此極成廟下教曰奢侈
靡麗末世弊習 祖宗躬行節儉群下化之皆務敦朴比來中外競尚
靡麗衣服飲食皆極侈麗是予表率之未至也其體予至意婚姻賓客
之需務從儉約一革弊風伏願 殿下取法焉官爵所以待賢者而礪
世磨鈍者也官不必備惟其人壽固及惡德惟其賢此言用人之道在

於至公而已 殿下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旁求俊考如飢如渴為銓曹者所嘗簡拔賢能採摭遺逸隨其才器各當其職期效其功使庸愚之輩不得冒居顯地而無猥濫之弊可也今銓曹於進用人物注擬任情公道消盡為政之日乞簡如雲乳臭子弟並陞庶官薰蕕相雜智愚並辨數歲之後皆登參品以此充郎署之職補郡邑之倅狂肆不檢不堪文簿之任瘠民益已不知字牧之道誠可痛也 成廟命衣冠子弟不學無才列於庶任者悉令汰去生負進士通經史識時務才堪任用者舉而用之伏願 殿下取法焉士習國家之元氣而為治之本也古者蒙養以正長培以義習之以灑掃應對者所以備一家敬長事上之本教之以格致誠正之學者所以期他日經濟揅施之術充飫道德而優游自得故所習無不正而無他歧之感矣今之儒者志操卑下氣習庸陋寄寓學宮徒費國廩不受詩書之教祇長慢師之意乘肥衣輕先懷媒爵之念冒年試才略無羞惡之心有碌碌齷齪之心無廉恥正大之習父兄之所教者以此子弟之所期者以此滔滔一世罔知其非誠可悲也 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崇廉恥之道激相讓之風振作士氣鼓舞人才其不在於 殿下耶 成廟命召四學生徒謂曰國家設學欲

預養人才者以治國安民也。予於勸學之方無所不至而汝等不勤於學，幼學壯行之意安在其各勤於學問，以致君澤民爲心伏願。殿下取法焉如此數者，皆時之大弊而爲政之疵也。是以成廟於此數事未嘗不盡其道以成一代之治，爲後嗣王所當則效。故臣等特以成廟爲法，此宋臣范祖禹告神宗之言曰：欲法堯舜當法仁祖之意也。臣等恐國勢奄奄，氣像靡靡，而日趨於衰微，不振後雖有智者不能爲殿下謀矣。可不懼哉。○昌原雷風大作，青火自空而下，燒水軍金玉連家震狗。○晉州金海咸安宜寧泗川丹城熊川河陽鎮海兩雪交下雷。○甲戌下憲府疏傳曰：今觀疏條至當上下所當留念。予觀國朝寶鑑成廟今左右大臣討論經學至爲有益，是故近日殿講特令左右宰相講論也。大抵食者民之天也，近來游手之徒多聚京師，守令不勤農事而唯務虐民，民生何由而生乎？至爲寒心。常平倉雖是美事，有司奉行有乖則無益於民也。爲政在人，故用人最重。雖務公選難得其人，况飛簡請囑乃用人之害乎？近來學校之不及古師長之不謹，尤極其可不念耶。成均館輪次堂上不爲尋常而儒生講書通否啓之，則儒生自務學業也。成均館輪次但以詞章入格者啓之，未聞有講學也。經學乃其本

也通否書啓可也且戶曹堂平倉之法美矣而所給之米陳腐所納之布必准尺以此民不肯云宰相到闕庭時並議之○聽啓覆溫陽囚私收毛乙老伊父墳焚掘出死燒火事照律斬不待時 上曰何如權鈞曰聞僧邪說燒其父屍大關風俗當依律典獄囚私婢鄭德其母每邑壯處以人糞喫破叱罵事照律斬不律時初覆 上曰何如鈞曰凌辱其母罪當依律晉州囚良女戒今以士族與百姓趙末孫通奸事照律絞待時三覆 上曰何如鈞曰以士族之女淫亂當依律 上曰並依公事為之○傳曰引用之物若牛羊則乃祭享所用不得已之事他物則不可引用而戶曹從該司所請非但貽苦於百姓物論亦未便後勿引用事并言于戶曹又傳曰各道御史發遣事予與大臣皆不欲遣之然今年凶甚守令不無還上高重之弊其遣御史○臺諫啓前事不見府則停李陌○乙亥政院啓曰凡印信用於公事而不用於私事今者平安兵使曹閏孫於謝恩表用印信未便且非公事不合遣差使負事已於壬申年傳教而閏孫乃發遣寧邊判官金環請推傳曰印信事是未知規矩豈有大過乎且受教事外官必不知也勿推○臺諫啓前事不見○下義禁府性德公事曰前招以為無有強奸之事云者代奴孫海

囑我曰山松之上典饋酒哀乞不勝人情汝當答曰無有強奸之事如此教誘故如是納招云又於禁府初招言無有強奸云更招言甘孫侵我不遂還去云至於名字差錯以山松為甘孫前後變辭且切隣銀孫七德等招辭曰夜暗不得出見但聞性德高聲曰何以如此乎刑曹醫負等傷處檢審手本亦云性德傷處頗多於禁府亦出示傷處以此觀之性德不無受隻人之賂而多般變辭也其窮訊之于德於刑曹招辭云甘孫執我欲奸余高聲曰賊人彼不遂而去云於禁府之推隱諱前辭而曰甘孫歐打性德施為而已此亦前後變辭必有情由其窮訊孫海以元告人教誘性德隱諱其實此必受賂於隻人事狀顯然亦並窮訊○丙子吏曹判書尹殷輔等因憲府之疏辭職傳曰用人係國家治亂上下所當重念而吏曹則無所失然憲府所以疏者欲使用人之際更加省察也其久辭殷輔等再辭不允○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弼善尹漑前為文學時被論而今復為弼善侍講院重地有物議之人豈可為之哉請帝傳曰尹漑前為文學時果有物論然侍講院重地銓曹初必擇擬故不遂皆不允○丁丑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尹漑事不允○司諫院大司諫南世準等上疏曰臣等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念終

始典于學人君爲治之道莫先乎學 殿下在即位之初勤於修飭銳志于學經席顧問無廢一日近者經席召對廢日頗多雖勤晝夕罕銜朝講夫朝講乃與大臣臺諫講劇義理論說時政非徒有補於 聖學其於治道亦大有關於祈寒盛暑恐勞 聖體溫涼之日亦或不徇臣等恐 殿下緝熙之誠未篤也日受常參引見宰樞宿直郎舍并接清光此古者逐日視朝之意也况陞殿啟事商確可否環侍將卒皆得與聞此古者與國人共之意也近來事循苟且曠廢舊典若有詳讞例於日晚參聽之官亦或廢事此不但有一時之弊恐 祖宗良法美意從此廢弛也伏願 殿下體天行之健純亦不已之誠勉強學問召接儒紳視朝惟勤率惟舊法臣等聞國之有紀綱猶人之有元氣人之為身元氣萎薈脉先受病則形骸獨立得保者無幾自古繼體昏庸之君時暫時之安忘深遠之圖大禍及於朝夕而不自覓竟至于亡寧不惕然自今國家習尚委靡俗多脂韋之習人無畏忌之心庶事情慢而事多弭解人情巧詐而心懷僭濫法禁非不厲也而下不信服飢寒非不逼也而奢侈益崇羸布禁令尚增怨噉逾制第舍撤而旋構下之不奉法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况有識士大夫事抵矇矓爭務推調至於邊鄙

論功挾私牽情而誣罔朝廷邑宰犯罪法司推鞠而巧飾不服其謂朝廷有紀綱耶伏願 殿下導養元氣培植國脉使民懷遷善之心士崇禮讓之風臣等聞度德而任官量才而授職夫庶品之職必欲一一得賢而用之則終不可得故古昔帝王隨事而設官隨官而用人考其六德六行各因其材而任用之故官與事宜人與官稱官爵有序賢愚無混而治道成矣今者銓曹掄選失當注擬非公倖門一開請簡公行亦令乃字牧之任在所當擇不擇賢愚隨請注擬門蔭子弟內無抱負外乏行能藉權席勢擇清求要職非即官猶未浹心監察司評以為冗務爭欲窺免其或抱屈沉抑者雖有適用之才左右無攀終不見調是以郎署冗庸混進守宰庸劣雜揉人與器違政務多荒朝廷日卑治效不著可勝痛哉當政設幄使史官並參重其事也而近日史官從便例不入參請托顯行公道掃地可謂寒心 殿下公銓選之法清筮仕之路使賢愚無雜進之患官職無濫施之弊開廣公道以杜僥倖臣等聞國家治亂風俗污隆皆係於士習人君培養以扶植之興起以振作之所以張國紀而舉治綱也近來士節頓挫當官者去稜角居家者畏高行浮靡相尚僥倖成風志操卑陋氣習淺薄就學生徒費國廩不事詩書

慢忽師長間開小子卷議街談玩愒度日好尚輕肥挾冊為羞為父兄者不見勸子弟赴學為子弟者亦恥受業於師席纔免齟齬先懷媒爵干謁當路期登仕版士習之不正至於此極孰不寒心 殿下病文教之不振念學校之或弛或遣官考製而褒賞或命聚闕庭而試取其磨勵之志至矣然或常居私第不赴學宮者冒居學藉得參選首此非但無益於勸學徒長覬幸之習耳是雖鼓舞人材之一端不可舉此為勸士之常規也伏願 殿下鼓舞振作務去倖習杜門蔭躁進之弊臣等聞書曰本固邦寧蓋君之為君以為民也有民而不知恤使之阻飢轉相流離則君誰與為國哉國家自近年以來災沴作害無一歲登熟今年凶險視古為極民之困窮四方皆然而畿甸尤甚扶携流散道饑相望開口嗷嗷將填溝壑言之可為於悒撫字之任莫急於守令而今之為守宰者專事封已暴征剝血色目如蠅今歲之債尚不得償而該部欲希收積年之租使 殿下恤民之意置於虛偽之域豈不惜哉 殿下惻怛于懷救之若不及謀諸大臣特申常平舊制其子惠之意切矣為有司者黜退賀布奉行失其當為下吏者挾私弄術受納惟其心富者易納貧者難受嗚呼減省之教屢降而守令之聚斂自若賑恤之命

雖勤而有司視之為虛文無告元元曷喻其恫 殿下特垂矜憐廣詢
弊瘼明教中外毋緩賑於俾斯民蒙實惠而免死亡嗚呼亂不生於亂
而生於治之日危不起於危而起於安之時厥今朝廷之上別無垂戾
之事施為之間又少牴牾之弊扭於平安上下無虞有似昇平之世而
紀綱不立士習不美天道失寧人事失宜民生日困致治無效反類衰
微之時而且於近者霧塞城中日晚不消雨作不節時令不順豈不深
可警乎大抵天視昭昭自我民視當時天視豈無自歟伏願 殿下克
敦惕厲之志益加篤實之功以答天譴以恤民生國家幸甚傳曰今觀
上疏所言至當大抵人君勤於經筵非但習章句而已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則涵養氣質自有益於治道豈不美哉近者經筵朝晝夕講果相
間御之雖不逐日朝講而晝夕講亦得與左右宰相侍從講論治道不
亦可乎日受常參果是予聞中朝之奇一朔之內以初二日十一日二
十二日乃御經筵故逐日視朝云我國某日日受常參聽朝啓則必無
朝講之時故間受常參非專廢也古無晚朝啓而近者大臣建白早晚
相間而為之則不好於政治焉紀綱之不振莫甚於此時若以此而欲
一朝遽振綱紀則反生弊矣上下知此弊振起類綱使人知有國法則

紀綱自不弛矣邊將論功欺罔朝廷邑宰巧飾不服其罪皆重已命推
之自當抵罪矣用人之賢否係於國家之治亂故銓曹務欲公選尚不
得人況不公注擬可乎當今之弊非特監察司評之窺免而已如殘邑
病鄉百計窺避於人臣不避危險之道何如耶此皆紀綱之不立而然
也史官從便例不入於政廳所當推也士習之不正風俗之薄惡亦
莫甚於此時非一朝一夕所可變在上之人所以轉移之如何耳以一
事言之宰相先勸其子弟勤於居學士庶之子弟自當就學也今常平
倉之糶爲民也有司點退貿卹下吏挾私弄術豈其可乎予亦慮此弊
而近命有司改其節目以便於民也○吏曹判書尹殷輔以成雲朴壕
洪彥弼擬平安道觀察使以啓傳曰平安道觀察使皆以六曹參判擬
之參判可當人亦然矣李思鈞曾為咸鏡道觀察使知兩界之事其以
思鈞為之殷輔啓曰思鈞以平壤官物作妾故不敢擬耳傳曰承旨李
堯前日出入此道曉邊事其特加一資差之○以金克成為光城君李
堯爲平安道觀察使李世貞為戶曹參議金安鼎為承政院左副承旨
○戊寅 御夕講特進官申公濟曰昔匡衡請勿賞陳湯矯制襲郅支
單于之功以為生蠻蠻夷近者平安道軍士以體探爲名擒虜彼人被

不先寇以擒之以此論賞恐生僥倖之心而構邊釁也 上曰戒邊將
毋得喜功生事也朝廷所當留慮也然真有功則豈不嘉乎近者邊將
欺罔希賞此甚不可是故人君當不喜邊功若喜功而施賞則徼幸之
風成矣○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兩界重地 祖宗朝必以秩高者
遣之平安道觀察使李玠為堂上不以而年且少不合於重地請迺不
以○己卯 御朝講 上臨文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有賣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
之困古昔聖王之憂民如是近來比歲凶荒百姓豈無賣子而食者不
可不急賑救也常平之糴有司擇納縣布而所受之米陳腐故百姓不
肯命改公事而尚未聞樂趨之言恐非賑救之意也綿布一匹折米三
斗似不足加准四斗何如領事鄭光弼曰國家富饒則救民何難今者
儲畜不饒而貧者非必貧民也其間用奸術者多矣且縣布之惡莫甚
於此時今之三匹反不如古之一匹則常平之法尤不可行也為今之
計莫若以還上題給之為愈也同知事許琬曰聞京畿水田全失農種子
僅受五分之二至為可慮他道移粟事預為之計何如傳曰常平倉
縣布不甚擇好而米亦不甚至陳腐意謂人皆樂趨今聞百姓不肯和

質加其斗數何如且許琬言京畿無種租預為措置事言于戶曹○
御書講 上臨文曰東漢權臣生殺在手而士大夫昌言勁論直折其
意奸臣猶有所畏忌不敢為者此非特快於一時後來之王所當惕念
也叅贊官柳溥曰節義之於人大矣當梁冀勢焰薰熾而士大夫不愛
其死而直言者由於光武崇獎節義之所致也且權臣竊柄非一朝一
夕之故元氣亦以是消傷則人主可不明察乎○京畿御史許寬啓曰
仁川有獄囚五月始囚至今月五次刑訊雖報監司徃復而遲滯然使
罪人久繫遠道養獄僅保形骸此差使負之失也傳曰監司多事雖未
察差使負當即稟決而不爾監司及差使負其推之○三公啓請勿給
功臣田職田別賜田之稅以補國用傳曰知道○御夕講○臺諫啓前
事不允○傳曰成均館四學官負不差祭官且擇差師長事言于吏曹
○御夜對 上曰晉武帝立楊氏為后楊珧上疏曰自古一門二后未
有能全其宗者而珧後復交通請竭而勢傾內外非知之難行之難也
其終敗禍皆其自取叅贊官曹漢弼曰自古小人才質開明方其勢焰
未熾猶有良心勢焰既熾雖族誅不悟也 上曰小人何代無之然朝
廷堂堂之時何能售其術乎然其謀深者當初所為有似乎賢者之所

為使人陷其術中然後得以熾張漢弼曰古云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小人初不露其術徐觀人主之好尚逢迎承意以成其勢則國勢之堂堂何足恃乎且其所為似是唯在自上明辨而已上曰是也○庚辰御朝講下禁府公事曰性德強奸事後招為是而刑曹歸正不可數多加刑故此公事凡之矣德性勿加刑依其服招以山松為未成強奸取招照律權亨以詔獄推鞠傳教書送于柳壁處答辭代作辭緣及甘孫千德等並相鬪取招照律以啓○下禮曹公事曰遼東搃兵官廣寧太監求請鞍子禮曹防啓但我國之人每年赴京必經此地彼亦待我人甚厚云若不至太費造給何如其議啓禮曹啓曰造給何難但彼求請甚煩不能盡從於後行更見其意造送未晚也○臺諫啓前事不允○金羅道水使方好義啓呂島萬戶韓俊因諸島搜討溺死上曰韓俊溺死事甚可驚駭大抵搜討倭人不可不為然不可數數搜討其言于兵曹知此弊而處之○戶曹判書安閔德等啓曰京畿監司啓本云各官租散不得收納許多人口賑濟無策臣等之計不勞轉運他道之穀而使種租有裕軍資有餘以有餘補不足允為便益故條列書啓豐儲倉中米餘數可支八年廣興倉紬餘數可支三年司贍寺木絲餘數

可支四十一年以二年上納中米作造米以二年縣紬布及二年木縣
并作米田稅一時輸納以補軍資以內贍內資禮賓義盈庫等處所納
真油荏子木麥法油及豐儲倉中米等作租補種子庶為便益如蒙允
許乞下議三公何如傳曰其議于政府潤德又啓曰常平之法至美但
前所納縣布未糶者頗多今常用之布甚惡若納准長之布民必難得
若納惡布後不可用且虛散國穀頃緣廢朝蕩然用盡至今未得復舊
則不可無數散起并議于大臣傳曰常平之法甚美予未知何為而可
行也近者經筵大臣及臺諫侍從言其弊不一大抵納惡布則後無用
處戶曹從長得中報府可也○辛巳 御書講 上曰鰥寡孤獨必先
賑救常平之法甚美貧民不得蒙惠今年凶甚必務令貧窮者得蒙實
惠乃可矣檢討官黃恬曰畿甸凶荒近古所無一匹布直米五六升都
下編民無以自活賑救之策不可緩也常平之設欲濟貧民貧民不得
准尺之布而該司計後日之用必受准長之布以此法不能行而民
得蒙惠矣○臺諫啟前事 上命適李芑尹漑餘不允○傳曰五禮儀
註云大朝賀則殿內朝參則勤政門云近所以不為者以昌德宮仁政
門甚狹於倭野人所見不可故爾若此關則制度倣中原奉天門此禮

可行也雖以近所不爲之事有駁於倭野人之見然在禮則不可不講也其議于政府○傳曰輪對之事 祖宗朝間五日爲之近者議以爲似數故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爲之矣大抵 祖宗立法本意臺諫侍從出入經筵之時可知其爲人若百執事則難知故令各司輪回入對雖不知其心行而亦欲觀言語容貌至於政事之時記得是某日入對人耳近來間或爲之令該曹書啓或托故不入或前入者屢入以此未能遍知人物今後前期二日該曹啓稟輪對則自上題名實預以下何如其議于該曹○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九○禮曹啓曰輪對時以不緊事故托之者例推曹前期取稟自 上題名使之入對甚當傳曰此非近例其議于政府○禁府堂上張順孫李沆啓曰山松性德未成強奸之事只以性德招辭而已不出山松似爲未便傳曰山松不推未便之言果當予未及思也但事干銀孫七德等於昏夜中伯聞其聲未知其實而所謂強奸云者乃性德自言也然則山松固不可不推而事干亦不可不推也○吏曹判書尹殷輔啓曰平安道監司當以在六卿之列者擬之前日曾爲是道監司而以病見遆者今在閑地此人可擬而但以再任故不敢擅擬前者有曾爲咸鏡道監司秩滿見遆

帝後復為監司者敢稟傳曰平安監司果以秩高者差之在六卿之列者則予不知之但前者金克成亦以吏曹判書出按是道今亦以卿為平安道監司○以許硃為吏曹判書金克成為禮曹判書尹殷輔為平安道觀察使○壬午弘文館修撰黃恬啓曰昨夕於經筵自上下問曰不以國風進講此為何人之說而臣嘗觀王安石之言春秋斷爛朝報之書故於忙迫間以王安石之言對之退而遍考諸書則皆云近世而別無指為安石之言臣妄對故取啓傳曰此語予亦嘗以為安石之說矣前日殿講大臣亦以為安石之言予亦遍考諸書皆無所指昨日之言亦非失對也館中其更考以啓○政府啓曰戶曹建議補軍資及種子之策甚便近來軍資虛費而不納者頗多以各司餘剩之物作糶米補軍資而以京畿貢物作租補種子宜矣但畿甸凶荒而所收之穀幾納於官若令作租則守令依公事督納其弊不貲矣若各司儲物有餘則今年勢不可為也待後一二年之間依其額作糶米補軍資甚當種子事壬申年亦有規矩令該曹依例施行何如且受朝賀於殿內朝參於勤政門果是 祖宗朝古事近則於殿簷下受之已經累朝人人習於瞻望久矣而況門內殿坐似為淺露因舊為便輸對之事甚美矣

今該曹書啓而自 上落點甚當傳曰以三公意言于該曹○癸未戶
曹判書安潤德等啓曰前啓種子事政府以為有弊令曹磨鍊以各司
剩物作租則無轉移及例物之弊故臣等晝夜思度啓之爾請以曹意
及政府之意論于京畿監司廣詢道內啓聞後更議何如但租稅甚少
而經費不足故臣等為此議之也傳曰依啓○甲申 御朝講 上曰
前於經筵有云近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殊失聖經之旨經
筵官以為王安石之言更考則非安石之言也弘文館其已考耶侍講
官鄭彥浩曰昨日館中會議皆以為王安石之言然遍考諸書別無指
說者當更議考○傳曰歷代君臣圖像贊命製已以尚不製進其言于
弘文館○御文講特進 官李荇曰 成宗朝常參時則弘文館員全數
入參自廢朝時始不入參反正後因循成例不全數入參耳大抵侍從
之官常參之時皆入侍當矣 上曰前日果有此議近日只上下番二
員入參未知始有何故也今後令全數入參可也李荇曰侍從之官
必勤仕齊會乃可討論經義進就文藝自廢朝以後更不如古侍從
之官不事文翰故儒生無所觀感興起而惰於學業文風日以頹靡莫
甚於此時請加軫念思有以振作之 成廟時亦從不得不勤仕者

命題製述出於不時雖有故不敢不仕而自不敢怠也今亦依 成廟故事以示勸勵之道且藝文應教職任非輕時政記及交隣事大文書專掌而以闕不差請速差 上曰藝文應教若有可當者當速差之○憲府啓前事又啓曰承旨金安鼎前為承旨時有誤事而適後為叅議亦有物議不合近密之地滿浦僉使徐壽千以內禁衛貧窮及第為堂上無踐歷且不更事滿浦重地彼人撫接全在於僉使故擇文武中送之例也此人以彌助項僉使今移滿浦一朔之程來往有弊請並迤之西原正均以亂臣鶴年緣坐謫居未以釋罪復職豈以亂臣緣坐輕釋復職乎至為未便諫院亦啓徐壽千事傳曰金安鼎誤事予未知也但為侍從己以豈不可為承旨乎不可迤滿浦僉使固當擇送但彌助項雖非堂上可為也而滿浦則非堂上不可遣徐壽千雖不為實職而既為堂上不可迤也西原正均以其上言釋而復職矣當更見其上言後發落李長吉事予允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岳大廟碑文卷五十五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六

十二月乙酉朔 御朝講 上曰法者為民而設也今常平之設是良

法也而民不蒙其惠何以則能便於民也侍讀官沈思遜曰戶曹之意

以為惡布終無所用故不受此所以民不便也特進官安潤德曰若不

擇布則後無可用不得已送于兩界兩界之民亦無用處反為厭苦大

抵軍資自廢朝蕩盡其後又散二萬餘石而不得收今且畿甸凶甚本

曹不得已請減百官祿俸而有教勿減臣意以謂方國家節用之時減

各司供饋則國用有補矣 上曰戶曹公事為當百官祿俸則不可減

矣若各司供饋則當減如此則儲蓄有補矣知事洪淑曰今年歲入數

雖不如此非如乙巳年之甚七月已減點心而又更減則似為細瑣於國

體有虧故觀冬節所用而明年之用若甚不敷則欲更減耳持平洪石

堅正言黃憲再啓金安鼎徐壽千李長吉事 上不答○傳于洪石堅

曰西原正初上言舉辛允文朴永昌皆以緣坐分配未幾釋之之事且

金陵守以鶴年非家畜妻子不付于璿源錄其母謀從良而錄正案

云予以此度其情而釋之均又據例上言請復職此非如他官欲使宗

親不絕其祿故復職○上引見輪對官○政院啓曰敦寧府判官安邦

幅於輪對無所啓夫輪對者使各陳其所見自 上亦欲聞之邦幅自
便不言有關後弊請推傳曰安邦幅事果前無如此者然無言則不可
強飾以直啓之直矣不必推也○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啓曰昨日
李荇於經筵啓曰弘文館只有議及冊校正時會仕而常時則不一
會仕此言甚當臣等敢待罪傳曰李荇果云古則常察時皆會而今不
然冊校正亦不勤矣然豈盡無故哉有故則不必皆會其勿辭○臺諫
啓前事又啓曰西原正均以大逆緣坐釋之且不可况又復職乎且鶴
年雖不付璿源錄而錄于正案則不可謂非金陵守之子也不可釋之
又從而復職乎皆不允○丙戌 御夕講○江原道觀察使閔壽千狀
啓曰旋善有雌狗自左腋穿破產兒狗狗二日即斃○臺諫啓前事不
允○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馳啓曰今十一月二十日日邊東西兩岬
有紅白氣成圓如日掩雲又有白氣如練兩端北指似為恠異圖形上
送又曰十一月十三日南方去日光一布長有虹蜺四五布長紅白微
青色未幾還消○丁亥 御朝講大司憲孫仲駿入司諫南世準啓前
事 上命勿叙均餘不允世準曰闢南方萬戶以搜討事下海全船覆沒
此必以論邊功頗數僥倖覬覦而然爾此弊甚大古者不賞邊功豈無